

困學紀聞注

15

495

4



乾隆石經四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字

東坡書院藏書

門仁5
卷495
卷4

收495

困學紀聞注卷四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周禮

元圻案鄭畊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禮十二卷經註一十六萬三千一百單三字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

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為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

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

而已何云太宗語出于文中子第十卷王福時所錄未可以為信也不封建下尚有不肉刑三字劉歆始用之

案王莽之王田市易是也蘇綽再用之後周書太祖本紀魏恭帝三年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

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為撰次未成眾務猶歸臺閣至是乃命行之王安石三用之宋神宗之青苗均輸是也

經之蠹也何云唐之立法皆本蘇綽不得目為經之蠹唯文中子中說魏相篇曰如有

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告呂與叔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

子而已

全云案唐太宗鏡意封建有世襲刺史之命則福時之言未必

其父子兄弟事即如侯君集張亮反側於廟堂之間而謂其能封建乎太子承乾與魏王泰傾奪於嫡庶之際而謂其能封建乎然則太宗亦未必能真知此經也又云何氏以蘇綽能開貞觀之治其實唐之治法亦不盡本於綽也○元圻案王福時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曰太宗召房杜及魏俱入上曰朕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畱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所得皆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唐賈公彥序周禮廢典曰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跡故能答林頌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鄭氏樵六經奧論周禮辨曰周禮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自成帝時雖著七略終漢迄唐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真聖作

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朱子語類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調庸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故義門云唐之立法皆本蘇綽爾葉水心序黃文度周禮五官說曰周官既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

漢志謂之周官經

闕案河間獻王傳亦曰周官

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

官經以為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

云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

周官注

案此儒林董鈞傳文

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

已下始曰周官禮

原注

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元撰今見于釋文闕案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

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程易田云案康成注開章第一條天官冢宰惟王建國下即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冬官鄭目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康成序又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周禮解詁然則王氏謂未以周禮名者言其時但稱周官經周官傳周官注尚未以周禮名其書也今六篇

第目曰天官地官云云但稱官者是也 集證曰後漢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祗繆為之解詁鄭康成傳所著有答臨孝存周禮雜荀悅云劉歆以周官六篇為周禮王莽時奏以為經置博士○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 隋書經籍志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又自鄭康成以下十三家皆曰周官禮 鄭康成序云大中大夫鄭少顛名與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 葉夢得春秋攷二周官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此先王待五服諸侯之法也其為之必有其日矣須句之滅成風猶能為僖公言崇明祀保小寡為周禮而襄王避子頹之難出居于鄭卜偃勸晉文公以為周禮未改吾然後知周公之典其所以為天下者大焉今之周禮蓋周官非周禮惜乎先王之六典不得而見矣蓋因其始但名周官經而為此說

五峯胡氏自注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缺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

事屬之地官程泰之全云程文簡公大昌云五官各有羨數天

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

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何云羨數凡四十六凡百工之

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全云字壽翁象山弟子為復古編

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云周

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

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闕案古者三公多係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

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傳會○元圻案俞氏復古編自序曰周禮司空之篇反覆之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誠有整然於人心者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一周禮復古編一卷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一卷復古之說始於庭椿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繆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 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洛語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益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蔡氏以為周公未成之書蓋本於此 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崇安人文定公安國季子 蔡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西山先生子受業朱子之門

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

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全云鄭康成作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畢見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全云山齋易氏祓字元章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滄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

旂旒非大司馬司常中車之制既周典大不類

閻案

科斗書漢世盛行且著之功令見漢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元圻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周禮鄭氏目錄冬官考工記第六注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疏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漢書藝文志曰周衰樂尤微眇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如其時周官未出安知其為大司樂章乎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又與禮正義漢書之說不同宋王與之周禮訂義第七十卷夫考工記之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為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上輿奚及乎上梓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滄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旒旒旒非司馬司常中車之制也其他織悉有不可盡信者槩以為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此說本於易氏宋志易祓周禮總義三十六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三十卷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全書從承樂大典錄出南宋館閣續錄載易祓字彥章潭州寧鄉人周密齊東野語謂祓諂事蘇師且由司業躡擢左司諫其人不足道也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

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呂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是科斗書至東京猶行也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然則其時之識科斗書者蓋亦僅矣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藝

志禮經三百案注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臣瓚注云周禮三百

是官名也禮經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

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

中而非專為禮設也元圻案禮記正義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

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朱子曰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諸儒之說瓚與葉氏為長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

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

今以釋周禮其誤一何云以王制為孝文時博士作者盧子幹一家之說以史記封禪書索隱所載劉向七錄

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篇者參觀則非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方樸山云案鄭氏每以周禮駁王制謂王制為殷禮何曾以釋周官徐氏妄說

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方樸山云古兵農不分漢官

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此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

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

鶴山全云魏文靖了翁字華父○瀘州贍軍田記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

如以漢筭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夏休井田譜序謂以

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全云鶴山同詩傳琴山之

說與此畧同琴山名伯魯象山弟子○元圻案宋王氏炎曰康成之釋訓可謂有功於周禮然六官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一則以緯書汨之一則以臆說參之是以學者不得不疑經義考徐氏筠周禮微言宋志十卷未見江西通志徐筠字國堅清江人得之子蚤歲擢第知金州續中興書

目錄鈎學周官於陳傅良記所口授成書十卷自謂聞於傅良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有三云云禮記王制正義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按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頌云孟子當根王之時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命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漢書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宋志魏了翁周禮折衷二卷周禮要義三十卷陳傅良周禮說一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陳傅良周禮說三卷舊刊於止齋文集曹叔遠別為一書而刻之且為之說案以上三書今四庫書皆不著錄

張禹以論語文其誤方樸山云未見其據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

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禮

可乎原注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元圻案漢書張禹傳永初元延之問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因用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通鑑王莽始建國三年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貨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貨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濟眾庶抑兼弁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

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驗用其本賈取之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每月百錢取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允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孳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案通鑑此文本漢食貨志而有所增刪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漢書食貨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原注引西山語見所作王與之周禮訂義序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職官總言其為六萬三千

六百七十五人愚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

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閣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據據周禮當作二萬五千

二百六十五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通考又云此

下諸侯官數則合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

易氏周官總義三卷永樂大典載其天官春官秋官冬官禮記禮記卷四庫全書五經通志訂義亦以補其已佚依讀書附志勒為三卷又見官制

禮 元刊作官

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
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為卜
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
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椽靡其婦寺階亂膳夫內
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
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
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
由周公之典廢也問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
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方樸山云此一語說盡周官如諸葛
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
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全云此說是我朝趙

普於一熏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
之立奏以臣沆不可閣按宜增一事曰文彥博於疾勢增損責宦者必以報趙鼎於內
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
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元

案朱子曰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此一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祈祝皆在此人如此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史記李斯列傳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而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漢書佞幸傳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唐書劉蕡傳文宗即位宦人握兵權橫制海內號曰北司蕡對策極言其禍曰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漢書申屠嘉傳孝文時鄧通方受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且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後漢書楊秉傳桓帝五年代劉矩為太尉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
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
具瑗宜丞屏斥投畀有虎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三國志蜀諸葛
亮傳亮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通鑑唐紀太宗
貞觀十六年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
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
拜謝案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蓋誤認周禮世子不會之說與
魏鄭公於房元齡之見責而謝也進曰元齡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
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
而謝也可謂深知宰相之職何於太子取物之詔而不聞諫諍也其後張元
素雖以用物過度諫止太子已無及矣 劉元城語錄太祖嘗令後苑作熏
籠數日不至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本部本曹本局本局覆奏得旨依
方製造乃進御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
此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後世若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
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熏籠
是小事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為例 宋呂氏雜
記下李文靖沈為相時真廟常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為貴妃如何文
靖對使者引燭焚詔口附奏曰但道沈以為不可其事遂寢 東都事略文
彥博傳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侯於殿閣召內侍史志聰等問起
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上暴疾繫國安危惟爾曹出
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稍有增損必白 王明
清揮麈餘話一紹興中趙元鎮為左相入朝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

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元鎮詢誰主其事曰內侍王彥節也元鎮即呼彥節
詬責之曰頃歲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邪勒令罷役彥節
以聞翌日元鎮奏事畢喻之曰前日偶見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數十竿非
欲以為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漸如此可謂盡忠爾後儻有似此等事勿憚以
警朕之不逮也 胡五峯皇王大紀十九論曰陳平為相尚不肯任廷尉內
史之事况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乃席置宮闕猥褻衣服飲食技
藝之官以為屬必不然矣 朱子答潘恭叔書曰周禮冢宰一官兼領王之
膳服殯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
以為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誤矣

李泰伯

全云盱江先生李觀○案盱江集周官致太平論內治第二

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

每宮卿一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

原注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

為之猶有成周遺意○元圻案天官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王氏訂義引呂成公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
曰宰內宰屬之太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與
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二人中士二人注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
宮漢始大長秋詹事少府太僕亦用中士八人 後漢書宦者傳論曰漢
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
人 宋鄭伯謙太平興國書曰漢大長秋為后卿蓋內宰之意又曰前漢大
長秋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勅許后減省用度后上書辨論恐官

史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雖改用宦官而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不復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凡天子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矣王與之曰南城李氏觀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

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太

府玉府內府外府皆天官泉府地官天府春官職內職金

爾雅秋官職幣天官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東坡對策從顏注愚按

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

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

府淮南墜形訓引爾雅五穀下多桑麻二字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武王十九年所述與

爾雅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

之貨又按史記管晏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裴駰集解引索隱謂其書論鑄

錢之輕重鹽鐵論輕重篇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微山海

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案通典無此句惟食貨門錢幣上有太公立九府圜法句又錢幣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有太公立九府之法句則之貨二字當作圜法或作之法然則九府太公

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於爾雅蓋即管氏書也大

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原注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何云九府當如顏注集證

引宋張謨雲谷雜記曰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法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於貨財之事而職內職藏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為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略去職藏以三者附太府等為九牽強特甚况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尚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為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於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且齊猶用之則九府非周官決矣爾雅有九府云云予意太公所謂九府者即此爾蓋九府所產不同故作圜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於理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為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異說也予又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欲知

其九意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故以此詢之惜未見所答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成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徵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又一證○元圻案趙希弁讀書附志云五峯先生所述皇帝王霸之事自堯以上六闕逢無紀堯之初載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年十年貫通經典採摭史傳又因事而為之論所以述去取之原釋疑似之惑者至矣 通典九府之名亦從漢書顏注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

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鈎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

孔子所作原注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

云緯書中同亦有孔子緒言在焉 全云聖人緒言存於緯書者甚多如典禮逸文律歷積算尤可取惜以妖妄之語掩之○元圻案九嬪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曰孔子云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孔子云也云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云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為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為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三婦從夫放月紀者厥后已下就燕寢而御之意 公羊傳序正義曰案孝

經鈎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案鄭注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 漢諸侯

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

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元圻案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七十三

年薨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祖封為宋虛侯又楚元王傳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案春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也 東萊呂氏曰奄位極於上士先王

防患之意蓋微 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

內侍並列于六省開闔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

冢宰異矣元圻案唐書宦者傳序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

已 六省曰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詳唐書百官志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

案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注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

呂微

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

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為

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

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

元圻案周禮訂義一引龜山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其安居和味宜服

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為節文道之使成俗也是以是馭之故無殊俗案地官司徒之十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象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似分禮俗為兩事然曰以俗教安則所以教之者亦惟以禮而已王昭禹周禮詳解曰凡習而安焉之謂俗先王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安焉則民各從其所願而無苟且幸免之意偷薄之患無自作矣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相哲宗諡正愍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

也

案天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鄭注式謂財用之節度

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

市之賦

天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則其用簡矣

全云唐人誤會世子不會之說而啟承乾之僭越吾故曰

唐太宗非能知周禮者○元圻案楊龜山與胡康侯第八書曰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為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止齋陳氏曰古者關幾而不屢市屢而不征其歲入視地賦至薄也至不常獲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者不常獲者如是足矣東萊呂氏曰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易氏被周禮總義曰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惟王不會服與飲酒膳禽之不會則后與焉膳則世子亦不會又曰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關門無征而作布非常賦也以之待膳服足以見先生薄於自奉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

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

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

全云古人原不言理財本常賦

而範以定式故也大學言生財以賦式之禮壞也古人原不言治兵農即兵也論語言足兵孟子言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軍禮壞也○元圻案王與之周禮訂義二十六引陳君舉曰地官掌教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訓人司教鼓人不過六七而已謂之教典何也先王教民自經界始八八

為井五五為軍市有奠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於正而寓之於道德之意俾之分定而慮不易事同而心誠生厚而德優易直而敦龐以服從上令是為教典呂伯恭曰生養便是教既富能教資富能訓使他衣食足各保其生方教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義又四十七引孫偉夫曰夏官不曰掌邦兵而曰掌邦政政修則兵可不試陳及之曰班固漢志謂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統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夫耕者五百一十二萬家以此大家之眾而供萬乘之賦蓋七家賦一兵則是甸出七十五人亦七家賦一兵如司馬法之言列國之賦皆同此數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

原注疏云鄭注互見其義○元圻案遂人疏曰

小司徒註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在彼鄉中惟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註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晉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細論之仍有稍異以其六鄉上鄉致民六遂下鄉致民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王氏詳說曰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溝洫滄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

案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

匠人建國畫

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考工記文詩定之方中傳云

正日景以表地中日南景短日景長以是亦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以是東西之中南北不必視也

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愚按晏子春秋

內篇雜下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

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

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

矩為之於是召司空

原文此下有日立宮何為夕司空八字

曰立宮以城矩

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

以營邱之封

立宮本書作城何

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

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

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

景適岡然則尚矣

全云古人無葬經而有宅經此說最為不易詳見胡仲子集○元圻案考工記匠人注日中之

景最長者也極星謂北辰疏曰大司徒云日之景尺有五寸以其在上臨下故最長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詩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

四方箋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築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長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按日躔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異於傳也孫編修星術要子首義載王侍御念孫之說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大雅篤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箋云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吞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

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

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

西門北門也案此論見後漢書祭祀志中卷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

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注見

卷一四 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

者唯周語焉全云魯孝公下另是一條舊本誤屬上文○元圻案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

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使其屬守王闈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虎門路寢門也門外中門之外闈宮中之巷門疏曰師氏守中門外保氏守王闈門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邵氏正義曰劉

昭所述以門與闈散文言之耳對文言之則闈為小門故後漢書注引爾雅作宮中小門謂之闈左氏哀十四年傳云攻闈與大門是闈為小門別於大門也陶淵明列魯孝公於孝傳

師氏三德朱子周禮三德說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

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

後當作續

徐仲車名積安定門人

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案以之朱子集皆作是已○闕按趙無愧名君錫洛陽人事父良規至孝絕類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第四十六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為師氏而橋維師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

元圻案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正義口以其掌教故知為司徒之屬以後言父師司成書傳大夫為父師師氏為大夫故知為師氏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東萊呂氏曰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故王氏曰以身教詩周南葛覃毛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穀梁傳宋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保母不在宵不下堂則后妃兼有保母矣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案錢氏養新錄口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乘之誤愚按少儀正

今有術名以所有數者非求術為實以所有率為法實如法而一今有者都術也九數總歸於此術也

此漢法增之句誤實公考不明其術故不知今有字之義九數小誤重差非差分九誤

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為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歷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元圻案地官保氏注鄭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疏曰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為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禮記少儀正義曰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為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云今有夕桀各為二篇未知所出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曰在昔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黃帝神而化

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紀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廢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史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蹟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為之作注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九章算術九卷按九章算術蓋周禮保氏之遺法不知何人所傳永樂大典引古今事通曰王孝通言周公制禮有九章之名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約張蒼刪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云云舊本有注題曰劉徽所作考晉書稱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然注中所云晉武庫銅斛則徽入晉之後又有增損矣又有注釋題曰李淳風所作又海島算經一卷晉劉徽撰唐李淳風等奉詔注據徽序九章算術有云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輒造重差并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據此則徽之書本名重差初無海島之名亦但附於句股之下不別為書故隋志九章算術增為十卷蓋以九章九卷合此而為十也案二書皆從永樂大典輯錄 漢書張蒼傳蒼陽武人也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戶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又食貨志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戶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地注云耜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

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後漢靈帝十七年改元中平二

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案以上皆黃山各雜著語趙明

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

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

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

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耜者歟元圻案金石錄十八都鄉正街

彈碑在昆陽城中文字磨滅不可考究其歲月略可見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不知其何碑也 水經注二十九此水注澧水逕平氏縣故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又三十一澧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南陽都鄉正街為碑 隸釋十五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街為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此則其一也趙氏誤認衛為街遂云莫曉其為何碑 逸周書大聚解飲食相約與彈相庸抱經堂校本引趙云功作則互相勸是與游惰則互相糾是彈惠云漢時尚有街彈之室蓋取則于古 書錄解題譜牒類金石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明誠宰相挺之子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隸釋二十七卷宋洪适撰适字景伯皓之長子紹興壬戌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同中

庖人

天官

注青州之蠃胥

原注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

集韻蠃蠃

醢四夜切

原注當從集韻

邊人

天官

注鱸者析乾之出東海陸

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

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養

原注讀如想全云周時蠃蠃尚青州而漢時則以吾鄉之奉化者爲尚

漢律所載鮓醬是也亦見說文至今吾鄉尚有山名鮓鮓則以天台者爲貴二物皆浙東典故○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字林五卷晉轅令昌忱撰太乙山僧雲勝注其書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又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穀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不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又地理類異地記一卷唐陸廣微撰郡人也多記古吳國事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

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日五沃次日五位次日

五蘆

家玉篇蘆於謹切

次日五壤次日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中土曰五忒

注忒密也正字通音朮

次日五纒次日五盪

玉篇音概盪盪堅大廣韻堅土也

次日五剽次日五沙次日五塙

正字通音革

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日五壯

次曰五殖

次曰五穀

次曰五臯次曰五

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

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以土

宜之灋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

存者河圖

全云漢時所傳河圖皆係方輿之書宋人始撰爲五行生成之用

謂東南神州曰

晨土

淮南墜形訓作農土

正南邛州曰深土

淮南作次州曰沃土

西南戎州

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开土

淮南作并土

正中冀州曰白土

淮南作中土

西北柱州曰肥土

淮南作台州

北方元州曰成土

淮南

初學記：辨濟圖極地表項州作逆州
余州作拾州揚州作陽州

作濟州東北咸州曰隱土淮南作薄州正東揚州曰信土淮南作申土

元圻案陳振孫曰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河圖之說見後漢書張衡傳注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葉下於欒集韻音鬱芳艸也欒下於菟菟下於蒲蒲下於葦

葦下於藿唐韻音貫爾雅釋草藿芄蘭藿下於萑萑下於莽集韻音莽莽下

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

十二衰原注註鬱即鬱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

歟元圻案管子注舊題房元齡晁公武以為尹知章所託考唐書藝文志著錄有尹知章而無房元齡知後人改題也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睿宗時官國子博士有孝經注老子注

土圭度地之灋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

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以上

大司徒正義文嘗考隋唐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

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宣武帝永平元年測於洛

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

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

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

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為妄原注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

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曰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

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

州浚儀滴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

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斗極星乃天之

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元圻案隋書天文志上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元注周官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彊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祕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唐書天文志一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一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七步晷差二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五代史司天考一周世宗詔端明殿學士王朴撰定歲餘朴奏曰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步居地之中大司徒鄭注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宋書何承天傳承天東海鄉人也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三百卷又考定元嘉曆魏書張淵傳時有河間信都

芳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算數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

列國一同襄二十五年左傳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

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

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

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

按左氏傳僖公五年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全云殷之公當是虞公夏字

之譌虞公固非虞仲之虞也○元圻案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鄭司農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周禮訂義陳及之曰王介父以為孟子據實封言之則官則兼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辨未詳夫諸侯之得附庸必其有大功者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鄆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衛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愚按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

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鄭司農陸農師呂東萊皆同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

計吏今按說苑政理篇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名而數

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治東阿事亦見晏子而無明年上計句韓子

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

序雜事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范雎列傳秦昭王

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

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元圻案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註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

簿疏漢時考吏謂之計吏據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大宰之職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註會大計也

朱文公答王南卿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專乘人數

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

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

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

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

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裘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

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

人為一隊舉十萬之眾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

則百萬之眾皆可知也案司馬法云云亦杜牧註所引左氏傳宣公十二年乙

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

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

一日故無鈔擊之患何云輜重雖在兵車之後然不相離也郊之役車馳卒奔以乘言軍故昏軍於郊及明重車唐說齋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

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

重車也全云輜重有隨車而行者有相繼接應者亦不可泥○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考史記孫子列

傳載武之書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一篇圖九卷杜牧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刺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為本書牧之言固未可以為據也又司馬法一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為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 呂成公左氏傳說六泌之戰楚既敗晉以乙卯日敗丙辰楚重方至以此知輜重嘗後一日到蓋楚之軍甚有法輜重不過後正軍一日若與正軍大相遠時便有邀擊之患太過近時重兵才亂便亂了正軍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十二兵車攻守之圖注曰四間為放攻車一乘七十五人車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兩為卒守車一乘二十五人二車合百人載兵謂之兵車以戰謂之攻車載任器謂之重車亦謂之守車 經義考唐氏仲友說齋六經解一百五十卷九經發題一卷佚先民錄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詞科知台州抑奸扶弱發粟振饑創中津浮橋以濟涉政聲卓然俄為同官高

文虎所忌譜諸倉使屢疏劾之歸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 案倉使謂朱子也劾仲友疏具載大全集中

古者步百為畝秦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古之百畝

為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為今三百

七十五畝竇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

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

者減之中畝竇說玉海食鹽鐵論未通御史曰古者制田

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

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

十步為畝二說不同何云意者鞅但行之西陲漢乃徧於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止當今之四十畝

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商鞅以二百四十步為畝通典無此文玉海食貨田制引唐突厥傳杜佑謂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 通典食貨田制下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自注曰自秦漢

百畝步二百餘之得中畝又一百六十步一井九萬步三四除之得七十五畝

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然則竇儼之言亦祇據漢令文而云然非必以二百四十步不始於秦也 東都事略竇儼傳儼字望之幼能屬文周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儼上疏言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下中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元新案此三山鄭氏謂周禮全解之說 襄二

十五年左傳為掩書上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濼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杜註度量山林之材以供國用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淳鹵墉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乎曰原防隄也隄防開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隰臯水涯下濕為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云云與孟子同鄭註田之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又正義曰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云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以此推之上下地之上家四八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即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語類亦云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全云薛良齋陳止齋輩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第二云周畿內及下諸侯一

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蓋秦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

諸儒也劉氏中義全云劉夔字執中安定弟子以匠人溝洫求合乎

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

禮考工各為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元圻案地官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

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

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

遂及公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

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

所受田貢其稅穀勛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

遂及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

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貧暴稅民無蕪周之畿內稅有重輕諸侯謂之徹者

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內外之

法耳周禮訂義二十五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

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

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者謂之溝則

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

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

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

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則徑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

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

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陳君舉曰溝洫之制無鄉遂

采地之異遂人言夫者指實地言之山林川澤不在其數匠人以里言者溝

洫咸在其中所以用里數也薛士龍曰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旁加言之也匠

人以九夫為井井間謂之溝以實數言之也愚案遂人自十夫起數匠人

之說同 易氏祓周禮總義曰遂人井田之法乃成周開方之數若匠人言井間之溝為一里十倍之而為十里之洫又倍之而為百里之澮特言其面之長者而已蓋匠人方十里之洫是一面各十井以開方而論則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是洫為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五百里之澮是每一面為百井以開方而論則方百里者為十里者百是澮為萬井乃萬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千夫之澮鄭氏疑之而不得其說故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其說無所依據或者欲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若必欲以一向而牽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為一里之井十倍之為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為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兩山之川得無太遠絕乎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法或出於商夏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為成十為終十為同文王司馬法為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蓋稷之書曰澮畎澮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為前代之制遂人為成周之制明矣

禹盡力乎溝洫澮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襄十年左傳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襄二十一年左傳

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成二年左傳甚而兩周

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次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何本載開云陳龍揚亦言自溝洫廢而長城興○元圻案遂人溝涂注已見上疏曰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入都及國城也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緒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周皆有守禁注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塗道也史記商君列傳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乎又蔡澤傳蔡澤曰商君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其俗又秦始皇本紀三十二年刻碣石門其辭曰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又周本紀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戰國策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朱氏漢上易傳師大象傳或曰隱至險於

大順伏師旅於民衆井田之法也 漢書食貨志上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陵夷至於戰國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 胡子知言五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

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

叔均始作牛耕見海內經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集

皇侃論語疏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春秋新序刺奢載鄒穆

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

晚何待趙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元所案地官里

宰以歲時合耦于耒注考工記曰耒廣五寸二耒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可知也疏口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以牛耦故鄭兼

云焉 漢書食貨志上武帝末年巨趙過為搜粟都尉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後魏賈勰齊民要術序曰趙過始為牛耕實勝耒耜之利 周益公泰和曾氏農器譜序曰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為起於三代厥後王制傳易以為稼穡之資宋景文公關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勰齊民要術子謂輔嗣固失矣賈氏景文亦未為得也竊疑牛耕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註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為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而未言為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即指此書而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啓周文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篇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 周益公名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江西廬陵人孝宗時拜右丞相光宗立封益國公諡文忠自號平園老叟宋史有傳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

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

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祁望之守作備于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

全云隋書祇載

唐有鹽之縣一百五

路為池全云即解州之二池而西夏鹽州四池靈

六百有九開按玉海作井八百二十二全法益詳而利無遺

矣全云鹽鹽宋時謂之類鹽散鹽宋時謂之末鹽或煮海或煮井而會要

以煮鹹者亦與焉其實煮鹹是掘地以出者形鹽非散鹽也自生鹵地

故曰形又有出於崖者生於木者生於石者皆形也飴鹽宋時無之蓋取諸外國者○元圻案天官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注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元謂散鹽鬻水為鹽形鹽鹽之似虎形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疏曰杜讀苦為鹽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為鹽見今海防出鹽之處謂之鹽戎鹽即石鹽是也說文鹽部鹽河東鹽池表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山海經景山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即解縣鹽池也穆天子傳六乙酉天子西絕鉅野乃遂西南戊子至於鹽郭注鹽池今在河東解縣成公六年左傳邠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注猗氏縣鹽池是也史記貨殖列傳序猗頓用鹽鹽起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甲篇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魯連子古善漁者宿沙瞿子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濱沙離十宿沙不能得也說文鹽鹹也古者宿沙初作者海鹽天官鹽人朝事之遵其實鹽黃白黑形鹽注鄭司農曰築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元謂形鹽鹽之似虎者僖公三十年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鹽鮪之醢大夏之鹽注大夏澤名通典食貨十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隋書食貨志物地作掘地管子海王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為國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昭公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注

祈望官名也正義曰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海之官也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漢書食貨志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玉海一百八十一國朝鹽四種一曰末鹽海鹽也其次額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又次井鹽鑿井取之又次崖鹽生土崖之閒故全云宋以鹽鹽為額鹽散鹽為末鹽案王溥唐會要八十八貞元十六年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一切禁斷元和六年盧坦奏河中兩地額鹽勅文祇許于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雜貨云云則額鹽末鹽之名不始於宋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按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列子周穆王篇所載與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記載故列禦寇得摺據其文耳水經注三十三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里有石者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豈即全氏所謂生於石者歟

玩物喪志名公以為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

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元所案胡氏皇王大紀十九論曰四方貢賦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大府乃以式貢之餘供玩好之用不幾於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如漢桓靈私置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之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子不幾於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元所案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註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泉始蓋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

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

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元所案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註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泉始蓋

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與作泉布多至十品正義曰周景王已下竝漢書食貨志文周語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又曰鄭後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省之不熟耳

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

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之善也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

師泰豆氏案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呂氏春秋有始覽

聽言篇造父尹需之習秋駕

淮南子道應訓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始習於大豆

其師注秋駕善御之術呂氏春秋博志篇與此文同尹需作尹儒

皆學御者也說苑

說苑

謂御者

使人恭射者使人端

閻按淮南說山訓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

亦正心修身

之法

閻按朱子言六藝之射猶略見鄉射大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余每讀其言而三嘆之鄭司農註云五馭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

交衢逐禽左惟漢時猶流傳此名目恐後并名亦不能詳惜哉○元圻案樓攻媿答楊敬仲論詩解曰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駮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變矣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地官保氏正義鳴和鸞者在武鸞在衡緯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逐水曲者馭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若車攻詩毛傳云褐纒滿以為門表纒質以為櫛開容握驅而入轂則不得入春秋昭八年穀梁傳亦云交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繫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是也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君自左射故車攻毛傳云自左騰而射之達於右膈為上殺是也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

案地官掌節疏曰節已下周法無文故皆以漢法況之

司市

注云如今斗檢封

疏曰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

職金云樹而璽

秋官職金註楊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楊書稱其數量又以印封之疏曰楊即今之版書摘即今記錄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為

後易分別故也

左傳

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

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

共用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

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為寶

原注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

舜為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何云季武子使公治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作璽可乎○元圻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十一月改傳國璽曰寶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所著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凡百四篇傳於世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

征非是

元圻案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注正讀為征征稅也周禮訂義案正故書為正如中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者既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皆可得而正矣王昭禹曰不物有所幾而後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有利者阜

迹人地官之屬註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

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司祿闕

地官文

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

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

不復存

閻按欲以此補集註為以經解經○元圻案晁氏客語云呂晦叔謂王荆公曰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

稿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

所載百官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

殿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御廩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

說劍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

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

舉漢以況周然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

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元圻案地官

內朝充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唐徐堅初學記引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史記始皇紀始曰作前殿石林燕語謂初未有稱殿皆起于秦者其本于堅之所記而云乎大慶續見高承事物紀原云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商君書有言天子之殿則是秦自考公已然矣大慶攷之通鑑外紀晉平公布蒺藜于殿下師曠刺足曰五鼎之具不當烹藜藿人主堂殿不當生蒺藜齊景公怒有罪者縛至置殿下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又齊有一足鳥下止于殿前景公使問孔子又史記楚莊王欲以棺槨葬馬優孟入殿門仰天大哭諸書殿之名已見于春秋戰國不始于秦也况六韜五將篇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命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此其來也遠矣又曰漢書梁王立謂傅相不以仁義輔翼大臣皆尚苛刻宮殿之裏毫釐過失亡不暴陳而魯恭王靈光巋然議者不以為僭制則人臣之堂亦謂之殿矣藝文類聚宮闕名曰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

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鄆州須城縣有東平憲王蒼之殿是知兩漢時不以殿為僭也至魏張遼傳文帝為起殿舍又特與遼母作殿齊高帝為齊公以石頭城為其世子宮王儉引靈光殿例以聽事為崇光殿外齋為宣德殿即是而觀唐以前上下猶稱殿也至唐則不然觀師古註漢書辭意可見矣程大昌演繁露十五顏師古漢書黃霸傳注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然董賢傳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註曰殿有前後借天子制也則不更以殿為高屋矣豈以殿之重復者乃為天子禮耶不然語皆出顏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按漢宮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於司徒府非司徒可得而有也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

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

著錄集證按隋五行家有易三備三卷鄭樵曰上備言天文中備下備下備地理疑星備即上備中子目也○元圻案馮相氏疏引星備之下有又云黃道占日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奉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內外一節保章氏疏有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芒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圓廢則內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其色赤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其色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晨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地大弱失國亡土也一節似亦星備之文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案大宗伯註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

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禮樂志云自梁以

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

之學元圻案唐六典四凡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

有五十五日凶禮其儀一十有八唐書禮樂志一唐初即用隋禮太宗時房元齡等因之增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

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无忌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元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昉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

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

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大磬案春官大司樂疏云九磬讀當為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六韶故破從大韶也

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按說苑修文孔子至

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

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

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

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子

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文山海經夏后開

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見大荒西經帝

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原注竹書曰夏后開舞九韶史記五帝本紀禹

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艾軒謂

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帝嚳命

咸黑作為舞閩按舞字宜衍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命質

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高誘注招英列皆樂名也然則九招作

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原注秦唯韶舞二樂存閩按後漢孔僖傳章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

之樂疑此時安得備此樂蓋秦得天下唯餘韶武耳後讀玉海載劉子文武篇漢祖海內大定以文止戈名鄒魯儒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諸侯於

咸陽則闕里所作樂其漢祖之所遺與抑出於夸飾而史家沿之也何云按此說不足信當據漢志○元圻案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陸氏釋文九韶舜樂名淮南子原道訓耳聽九韶六聲高誘注九韶舜樂漢書禮樂志高祖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木舜拍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木周舞也秦始皇三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一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

書律歷志律呂唱和呂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吻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和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注張晏曰黃鍾長九寸呂二乘九得十八呂三除之得林鍾六寸其法率如此當算乃解音灼曰蔡邕律歷記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

樂註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宮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下生林鍾上生大

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蕤

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

梁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按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來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鄭元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元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具降陽復將何寄就參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經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此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

陳用之禮

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為是張文饒翼元日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一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

呂氏春秋黃鐘生林鍾

陳氏禮曰刻本作四二誤也宋書律志作四三

史記律書黃鐘長寸八分一宮一段文多謬脫朱氏蔡季通皆嘗訂正而程氏通雅錄尤精密

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

韋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律篇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一月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大

族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中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

二律淮南天文訓黃鐘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

定矣淮南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

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

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

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

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

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二主四月極不生京房後漢書律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

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京房後漢書律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

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呂上生下皆三生二呂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

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晉志云續漢志具載之法日律也晉志

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

取司馬而非淮南晉書律志上在六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

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而遷又言

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蕤賓為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

魚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利用罔見通途

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

論隋書律志梁武帝鍾律緯案京房六十準依法推迺自無差房妙盡

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入為伍八入為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

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入為伍之誤

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玉海三十六張

行成撰翼元十二篇四庫全書總目禮類禮書一百五十卷宋陳祥道撰

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薦師友談記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註除館閣

校勘用為太常博士宋史則作官至秘書省正字祥道王安石客故多排斥

舊說晁公武陳振孫皆稱其精博

太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

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

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成季卜日間於兩社為公室輔

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衛

侯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襄公十七年漢文兆

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閻接漏

西伯卜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晉語史蘇卜曰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梓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襄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維哀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元圻案春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十有二百疏頌者卦繇之辭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開探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察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云云史記文帝本紀高后八年大臣謀名立代王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云云沈存中夢溪筆談七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問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諭攘公之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閻門塞竇乃自後論大橫庚庚子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卜師四兆鄭氏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

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事見史記大宛列傳功兆占

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事見昭十義兆七年左傳

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事見昭十二年左傳弓

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元圻案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四曰弓兆注方功義弓之名未聞周禮訂義四十二載鄭鐔曰方兆者

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功兆者占立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劬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非立功之事乎義兆者占行義之事南蒯筮得黃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覆射之法東方朔射守宮有跋跋綠壁之語非為覆射之事乎又載薛士龍曰以意推之麗於形者方也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以力興造者功也謂之功兆則言廢興成敗之理度其宜者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能弛張者弓也謂之弓兆則言曲折長短之象宋史藝文志鄭謂周禮解義二十二卷今四庫全書不著於錄

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原注爾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

依四時用之元圻案春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

龜曰若屬各以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劉執中中義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之相類者為之屬與易稱錫以十朋之龜爾雅釋魚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以為十朋豈亦其屬哉 唐六典十四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註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又曰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徑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前左足 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曰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列子

周穆王篇

夢有六候與占夢同 噩作噩東坡曰高宗言

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元圻案春官占夢占六夢之吉

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東坡夢齋銘序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言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無夢也歟 真西山劉誠伯字說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

之 容齋隨筆十五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名彼故老說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

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

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

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

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綏執授宋均

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

老詔亦有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之語

見後漢書明帝紀

蓋取

孝經緯

元圻案儀禮少牢饋食禮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

禮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曰墮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夫古正矣疏曰鄭不從綏與羞之義也賈氏以共綏為綏祭蓋據少牢為說故王氏援孝

經緯漢書以正之

鄭司農

祝

注肅操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

注又曰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

敢肅使者疏按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擡入門之灋推手曰揖引手曰擡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又云不敢拜命許云介者不拜又云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灋

項氏

安世家說五

云古之

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

原注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

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 問按嘗共胡牖明讀此餘舉鄭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為扶自袖扶而上下也證漢婦人之拜牖明為解臚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此解為正確 又辨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會說伏拜引者亦非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昏禮之扱地拜扱地拜以手至地俯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元圻案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對趙普語見葉夢得石林燕語釋文堂下盡清話

眠視掌十輝

釋文輝音運

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

者六其異者四太卜掌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

此鄭剛中解義文見訂義

注以經運為十輝先儒謂日之輝

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為輝

元圻案春官眠視掌十輝之法

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視二曰象三曰鑑四曰監五曰闇六曰嘗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階十日想註故書彌作迷階作資鄭司農云視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鑑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輝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嘗日月嘗嘗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叙者雲有次叙如山在日上也階者升

氣也。想者輝光也。元謂鐫讀如童子佩鐫之鐫。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隋虹也。詩云：朝濟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疏此經上事。先鄭皆解之後，鄭從其六，不從其四。鄭剛中解義曰：索二鄭解十輝之說，其同者六，其異者四。春官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筮夢，三曰咸陽。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鄭註云：運或為輝，當為輝。是祇祿所掌十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今亡。王氏安石曰：占夢以歲時日月占六夢之吉凶，則此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日歲朔數日年中數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

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索賈公彥曰中朔大小不齊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或謂周

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

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原注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歲○元所案春

官太史疏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申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澧中氣無入前月澧中氣而則為歲朔氣而則為年假合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

四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下此即是中數曰歲周以建子為正以下皆鄭剛中解義文見訂義案鄭注小宰正歲云謂夏之正月則剛中亦本之康成也侯官林樾亭喬蔭三禮陳數求義云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蓋歲即夏正年即周正二者並用以序事事有當從正朔者則用周正以尊時王之典有宜從正歲者則用夏正以協天運之宜三統可以建子建丑而言歲必以建寅為正時王之朔則不謂之正而謂之年矣歲以太歲所在得名由今歲寅月之中氣數至來歲寅月中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十二中氣一周是謂中數年以正朔得名由今年正月之朔數至來年正月之朔凡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月朔一周是謂朔數年歲之分以數術言之為中朔之數以典則言之為夏周之正注特據其一耳林樾亭先生余甲午鄉試座師香海先生之兄也兄弟同登福建乙酉科鄉試

馮相氏冬致日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

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

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昭公二十一年傳

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

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

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
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
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

也 元圜案訂義引陸農師禮記解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極近則晷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極遠則晷長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右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間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全云李淳風作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

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
一次所主或巨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內不布一郡
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鄗當秦宿而周

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
實沈為崇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
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
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

云集證六經天文編引之為陳傅良之言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原注
尾箕良維燕可以言東北 閻按保章氏星土之說康成尚襲舊聞然亦有至唐浮圖一行始闢發無遺見唐天文志余欲取以補鄭註之不逮○元圜案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註星土星所主土也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唐天文志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斗杓謂之外廷

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戰之國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于嵩邱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 書錄解題歷象類乙巳占十卷唐太史令岐陽李淳風撰起算上元乙巳故以名焉

十有二歲

春官保章氏

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

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闕歲星在元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歷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

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

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

唐兒

書歷律志五星議

三山陳氏

全云即陳用之

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

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

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元圻案馮相氏

疏曰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 師春汲冢書七十五篇之一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後序云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日字

原注字者滋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

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原注即賈疏文 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

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

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全云此引荆公字說夾漈謂獨體為

文合體為字主類為母從類為子六書象形指事

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何云叔重既曰

說文又曰解字文字二義鄭最分曉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

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

學韻書耳學全云此引漁仲象類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

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焉

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

改集證說文叙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意林引王嬰古今通論云倉頡

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鑄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擬昭公二十一年環人注

引御下捫馬今作兩宣公十二年職方氏注引國語閔莘

蠻矣今作蠻芋集證左傳昭二十年賓將擬主人辭春官鑄師注夏官掌同注皆引作賓將趨按擬趨古字通襄二十五年

年陪臣于撤史記齊太公世家作陪臣爭趨宣十二年御下兩馬夏官環人注引作御下捫馬按左傳釋文徐邈云兩或作捫皆力字反周禮釋文捫音

兩又音亮是兩捫字通也鄭語蠻芋蠻矣職方氏注引作閔莘蠻矣按周禮釋文閔漢書音義服虔音近蠻

司燿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引鄉子與論語馬融引

周書月令同原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櫨○案司燿疏先鄭引鄉子書論語註引周書

不同者鄉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言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

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

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

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

原注

改水唯見於此全云管子幼官篇亦有改水事○元圻案唐劉餗唐嘉話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林艾軒資中行且說金陵佛屋何年燈晉分隋張猶青燐用此事也隋書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高祖起為員外散騎侍郎劭以右有鑽燧改火之法於是上表請燧火云云管子禁藏篇當春三月鑽燧易火并井易水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曰雍時舉燧火史記漢書作權火而張晏注權火音燧火周禮有司權許氏說文舉火曰權司馬氏史記索隱作權火孟康注漢書云狀如井絜舉如淳曰權舉也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

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通有大夫曰

五行東方木而丹章閩按丹謂丹揚章謂鄆郡全云丹章謂丹揚豫章閩氏謂鄆郡非也有

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

羅有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

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地數出銅之山四

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

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元圻案唐六典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

澤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總而舉之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邊荒絕域殆不可得而知矣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夏官挈壺氏註漏之箭晝夜共百刻易氏祓云十二時

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全云字光遠荆公弟子云

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

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

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云甲乙則早時戌

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

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戌為戌誤矣馬融以

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史記正義

文 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

屬書月令正義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

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

皆少差元圻案文選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

夜戌夜也又梁漏刻經云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

刻以至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

施用邯鄲五經折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起居注曰

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起居注曰

以日出入定晝夜至晝四刻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起居注曰

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際各

二刻半以益晝夏至晝六十五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際各

堯典正義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出前二

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明夜五刻以神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曰秋官司寤氏掌夜時注夜謂夜晚早若今甲

乙至戌疏又以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實其說獨蜀本作戌字竊謂戊字

為是而疏則因傳寫之訛而曲為之說爾注意正指甲夜乙夜至戌夜也

王昭禹周禮詳解四十卷陳振孫曰未詳何等入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

之作周禮訂義編類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氏之後曰字光遠當為徽欽時

人 玉海十一書目紹興初太常博士王普撰官歷刻漏圖一卷并序言百
刻分十二辰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冬夏至晝夜刻數或與岳臺
不同則二十四氣前後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伯照蓋即王普之字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內篇禮云

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後漢樊

方其高五十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

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跋尾云其字畫頗完惟以周禮職方氏為

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謬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識其義皆通也

周書職方解註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

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六余按表逢華嶽碑亦引職方氏乃用職字蓋漢人簡

質字相近者輒假借用之初無意義耳 史通內篇一又有周書者與尚書

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

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

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與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

錄者也

兗州其浸盧維閩按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注云當作雷雍字

誤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水部濼

國學已見上 卷四 聖

水出鄆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維淄其道

鄭讀非也集證按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有廢盧縣盧水所出也維

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元圻案康成以禹貢無盧維故引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以證盧維為字之誤水經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案

官大宰王眠治朝則贊聽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禮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註此王日視朝於路

門外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夏官大僕王眠燕朝則正位註燕朝朝於

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秋官司士註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寢門內者或謂之燕朝三曰外

朝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原注內朝二外朝一○秋官司士掌建邦

外朝之禮註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今唐六典承天門古之

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閩按此則蔡氏書傳外朝

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說全非○元圻案唐六典七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注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焉注蓋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焉注蓋古之內朝也晁氏讀書志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唐元宗撰李林甫張說等注以三公三師三省九司五監十二衛等列其職司官佐叙以品秩擬周禮六官云蓋唐極治之書也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

之袞春官司服註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袞冕而下

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

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

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

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

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

二章得古制矣元圻案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益稷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此時康成之說猶未出也秦郊祀之服皆以衾元漢承秦故至孝明始用東平王蒼之議初服旒冕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其以粉米爲二物宗廟爲宗廟燹樽蓋從安國書傳

五刑之灋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

肉刑而宮不易書刑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

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按

宮刑西魏雖除而於時土字分裂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永行停止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三條○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赦者唯赦墨劓與刑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耳官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活亂人族序故不易也陳案漢書鼂錯對策

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愚案漢刑法志文帝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孟康曰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詔又曰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丞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贓柱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詔既不及宮刑而議亦不言所以易之此不除宮刑之明證又司馬遷下蠶室後漢安帝永初中陳寵子忠疏請除蠶室刑則崔浩之言爲可據也

孫君孚閩按君孚名升高郵人坐元祐黨籍謫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又云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今按荆公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

閩按尸盟者所執五字用鄭注方樸山云知之當作改之繼序按以埤雅證之則引牛與荆公辯者乃陸農師也順聽之說本之孔仲達禮記正義如何肯改今王氏訂義陳氏集說尚載荆公原文厚齋但就一處覽之故以爲無其說耳○元圻案陸農師埤雅三戎右曰贊牛耳桃荊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爲戒焦氏易林曰牛龍耳贖蓋龍亦聾者也先儒以爲面牛鼓簧爲聾故也世之學者以爲坤牛取順蓋知其

亦聾者也先儒以爲面牛鼓簧爲聾故也世之學者以爲坤牛取順蓋知其

一而已 鄭諤曰牛牲至順用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三子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先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割至耳果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 書錄解題小說類孫公談圃三卷臨江劉延世錄孫升君孚所談升元祐中中書舍人坐黨謫汀州 蔡條鐵圍山叢談王元澤奉詔為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詩書蓋多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

濡首為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權酒酤

書於漢武紀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權酒酤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

稅敵元圻案秋官萍氏幾酒註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 東萊呂氏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為酒酤景帝以歲早禁民酤酒蓋恐耗靡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宏羊建權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大戴記二十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

傳以為朝事義元圻案朝事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

有序上下有差也朝事義在儀禮經傳通解王朝禮一之下篇中多取朝事篇之文 書錄解題大戴禮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梁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所謂大小戴禮者也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公符篇全錄漢昭帝冠辭則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 又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朱子撰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禮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缺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

文云按史記汶與嶧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

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元圻案列子湯

問篇釋文曰周禮貉踰汶則死鄭元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嶧同武中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貉貉暫遊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邱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者也 史記夏本紀汶嶧既蔬集解鄭元曰地理志

岷山在蜀郡 又曰汶山導江 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注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 列子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近時與化任先生大椿得之於淮陰淮瀆廟中別為專刻又取古今本之異同標其崖略附於書後

有虞氏上陶

考工

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

闕父為之

考工

方樸山云按考工記賈釋云此據升為帝時所尚不得取陶於河濱解也則王氏此說公彥已先駁之○元圻案史記五

帝本紀舜陶河濱河濱器不苦窳 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鄭註舜至質貴陶器無大瓦棺是也疏喪禮兩無醴酒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檀弓云有虞瓦棺是也

周人上輿

考工

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

六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

有序上下有差也朝事義在儀禮經傳通解王朝禮一之下篇中多取朝事篇之文 書錄解題大戴禮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梁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所謂大小戴禮者也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公符篇全錄漢昭帝冠辭則書始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 又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朱子撰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禮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缺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

文云按史記汶與嶧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

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元圻案列子湯

問篇釋文曰周禮貉踰汶則死鄭元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嶧同武中切謂汶江也非音開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關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貉貉暫遊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邱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者也 史記夏本紀汶嶧既莪集解鄭元曰地理志

岷山在蜀郡 又曰汶山導江 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注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 列子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近時興化任先生大椿得之於淮陰淮瀆廟中別為專刻又取古今本之異同標其崖略附於書後

有虞氏上陶考工記文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

闕父為之方樸山云按考工記賈釋云此據升為帝時所尚不得取陶於河濱解也則王氏此說公彦已先駁之○元圻案史記五

帝本紀舜陶河濱河濱器不苦窳 韓非子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 葦年而器平 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鄭註舜至質貴陶器無大瓦棺是也疏喪禮兩醴酒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檀弓云有虞瓦棺是也

周人上輿考工記文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

六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

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

卽上林賦紛溶簡蓼集證曰知錄上林賦字作前音蕭宋玉九辨前櫛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張衡西京

賦櫛櫛櫛櫛即此異文

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

載歟原注移昌氏反

滴水云卓氏為量鄭元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元圻案考工記卓氏為量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注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一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

嘉量之銘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侯之辭註見下皆極

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虛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

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達生篇謂梓

慶削木為鏐鏐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

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元圻案考工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繫辭傳曰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大戴記二十投壺篇云嗟爾不定何本載問云侯為爾不朝

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

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原注葢宏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案此

侯者射堞也因祭寓意以為諸侯之戒元圻

注引漢書郊祀志文案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者侯百福于王所故抗而射爾蓋據大戴記

司儀秋官之屬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

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

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

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

云問君曰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

未得其實愚按說苑奉使篇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

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

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

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

蓋古禮也原注大行人注亦云問不恙○元圻案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願奉使乃遣之文侯召而見

之曰擊無恙乎云云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以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趙倉唐事亦見韓詩外傳惠氏周禮古義王伯厚曰司儀問君云云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

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灋八則三易三

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灋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

其陳法不可見矣何云朱子以下自爲一條○元圻案天官大宰疏云言故書者鄭註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註故云故書作賓釋文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按漢書儒林傳

冥都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

類非也元圻案漢儒林傳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疏廣授瑯邪筮路貢禹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筮冥之學師古曰冥音莫答反惠氏周禮古義秋官冥氏注王伯厚云云案夏本紀禹姒姓後有冥氏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爲一禘

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園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

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先儒趨之聖證

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三曰識緯亂經

鄭元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爲

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

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

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高宗

七年改元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園丘

一也元以為二郊及明堂祭天而元以為祭太微
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
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

以上皆見唐書樂志三
元折案禮記郊特牲

正義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園丘園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為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的體謂之天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一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鄭註此禘謂祭昊天於園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正義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肅又以祖宗為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園丘是一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註祭感生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

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鄭以園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畧廟是周人尊畧不若后稷及文武以畧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顓頊之失所郊則園丘園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識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又云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陳氏汲冢禮辨疑曰鄭氏惑六經緯書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近世學者亦知其誕三國志魏王肅傳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隋書經籍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
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何云筆則筆削則削當是既書而後削全云筆削之削非此

削何說非元折案初學記尚書中侯曰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蒙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余友王煦曰古人以筆點黍而書誤則以刀削去之非謂筆即削也左傳宋向戌以賞示子罕也子罕削而投之是其證又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按其形製略如偃月必不宜於

刻也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可以畫五服之地周官
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
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
頡社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
所能及慕容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
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元圻案通鑑唐太宗貞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張寶相擒突厥頭
利以獻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其
餘拜官有差後突利之弟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宮
結社率陰遣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關率眾擊斬之

遂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

磨歷也戰國策燕新序雜事作歷室蓋古字通用元圻

案惠氏周禮古義遂師及窆抱磨注云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疏云天子千
人分布六綉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棟謂歷當作祿說文林稀疏適
也讀若歷稀疏適均故謂之適歷 史記樂毅傳索隱歷室亦宮名戰國策
作歷室也 戰國策燕九章昭注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

太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

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碁集證索隱曰式之形上圓象天
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

之辰故云旋式碁者筮之
狀正碁蓋謂下以作卦 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

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

叔重曰水者準也水部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

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

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

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

原注吳越春秋

計視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集證漢志五行家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風后孤虛二十卷 隋志五行類遷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 唐志五行類雷公式經一卷六壬式經雜占九卷 後漢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為孤對孤為虛又趙彥傳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以討賊○元圻案唐六典十四太卜令掌卜筮之法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注一曰雷公式二曰太乙式並禁私家畜三日六壬式士庶通用之周禮太史抱天時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也今其局以椽木為天琴心為地 同年王穀隆宗炎曰左傳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商師不時必無功孟子公孫丑下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皆出師抱天時之証得時失時以式所加之辰言杜左傳注不時謂觸歲月者術家所謂衝太歲犯月破也趙岐注孟子以天時為時日干支五行孤虛干相之屬則宜言庚辰不言環攻矣

鄭剛忠

名諤 忠當作中

解義如冕服九章

元圻案王與之周禮訂義春官司服引鄭謂曰王之吉服

九自大裘至元冕冕服六自韋弁至冠弁弁服三總而言之皆曰吉服大裘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裘者惟天體為甚大故以名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員後方後仰前後袞冕袞之為言卷也畫升降二龍袞服自龍始其章九不用十二章章之何耶蓋凡奉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袞故服袞以享之驚冕無山龍自華蟲以下以為章則曰華蟲以名服則曰驚冕蓋章取其五色之著冕即實以名之也 韋冕虎雌二物不可以

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韋希冕惟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為罕故其字用希本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為一章言粉其米以為章其在裳則當黼及為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元冕元者至幽之色衣既無文裝乃有黼取其兩已相背之形有萬物分辨之義韋弁服者爵弁也康成引左氏韋草之附注為證韋者赤色以赤色之韋為弁亦服赤色之衣裳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為弁言皮則其毛存也鹿之為物能求其類以是為服見君臣類聚之意冠弁服不言韋不言皮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為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弁緇布衣此其別也冠弁服者康成以為委貌即元冠也以形言曰 授田三等 小司徒職引鄭謂曰說者謂受田有委貌以色言曰元冠 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為三等者蓋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余以為此言六鄉受地之法學禮者見遂人頒田里自土地夫一厘田百畝至餘夫亦如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殊不知經之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厘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即是四節攷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為都

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厘田百畝中地夫一厘田百畝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攷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之為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掌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掌事故邦國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

治兵大閱

旗物之互建 春官司常引鄭鑄曰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頌之或辨之職雖不同所以一軍旅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太常與旂師都載之矣軍旅又載之矣鄉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矣旂則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耶余以為司常所頒者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辨者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各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術不可以不多變故秋而治兵用旗物則異乎冬冬而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使民於秋已知其一於冬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各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上有徽識被於身旗物不同則徽識

不同仰視其旗俯觀其徽雖百戰而不亂奚患其不知所從乎又曰秋冬異教則旗物異用凡有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載之官更互不一其說果可攷乎余以為凡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攷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命為軍將所謂軍將者非軍吏乎在朝為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者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可以謂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旂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旂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為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也旂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旂也或曰鄉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夫士耳人習知其為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里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實則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開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名曰縣鄙夫公邑開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者謂此地爾故所互建者旂也所迭載者亦旂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過皆公邑之吏耳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開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

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 大司馬總論引鄭鑄曰成周法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

制如織之有經司常之大闕王也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不言可知若所謂師都者都鄙之長耳所謂州里者六鄉之吏耳所謂縣鄙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謂師都為都鄙之長蓋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眾所聚也自其有先君之主言之曰都自其人民為甚眾言之曰師則師都者非六鄉六遂大夫明矣何以州里為六鄉之吏蓋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即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牧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則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謂縣鄙為六遂之吏蓋一遂者五縣之積遂有縣正有鄙師故通縣鄙稱之遂為縣鄙猶稱州里知其為鄉也則縣鄙非鄉之官又明矣

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

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泰折祭地其牲則俱用騂牲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為此乃為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牲埋少牢於泰昭祭地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牲之文連上讀其說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騂連言爾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秋官大行人引鄭鑄曰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以九貢來者始貢祀物二歲來者始貢嬪物以至六歲來者始貢貨物則王朝所須無時而可具又况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為每歲之常安有如此之希闕乎

先儒謂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因有貢物與大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余以為先王制貢之法初無異也顧讀經者不深考耳竊謂此行人言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嬪物男服三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器物采服四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服物衛服五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材物朝見固有歲數之不同若貢物則是其服每歲之常安可以為來朝始有貢乎見者自其君之親來貢則每歲或遣使而入耳說者合而為一茲所以紛紛也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考丁記旗人引鄭鑄曰牧諸家說豆區鍾釜數皆不同蓋始於經無為豆之法梓人言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以爵一升觚三升攷之則一豆當容十升字當為斗與此所謂豆蓋不同此所謂豆乃組豆之豆經只言豆實三而成穀不言豆之所容而康成以為豆實四升者蓋用爾雅之文以謂籩二升二剝為豆故曰豆四升也然則此豆容四升以之為穀則穀容一斗二升矣不可以為豆區鍾釜之法先王之為鍾釜之法必不同組豆之豆所容為醢說者之異同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重屋周人明堂引鄭鑄蓋不攷其詳爾

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重屋周人明堂引鄭鑄曰周繼夏商之後制度加倍然亦因二代制作而增廣之記者欲言周人明堂之制故併述二代宮室之制以見其來之有漸皆辯明

使有條理

禮一經說者多穿鑿淳熙中鄭鑄為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今四庫書不著錄鄭剛中周禮說王與之訂義所採獨多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初趙汝騰進其書於朝補一官終泗州通判卒年九

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

其財力也

閻按楚子重為政猶曰大戶已責晉尹鐸為晉陽猶曰寬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

至秦而自

實田

案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至漢而嚴墾田

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詔下州郡

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

至隋而闕丁口

隋書食貨志高祖合州縣大索貌闕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

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合

至唐而括逃戶隱田

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正月括

田通鑑元宗紀二月以宇文融充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唐書宇文融傳時

戶版利隱人去本籍詭脫縣賦豪弱相并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

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

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心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

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

貴游子弟也

元圻案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註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

國二人小國一人疏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歲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

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

末而返樸也

元圻案鄭剛中解義曰漆之為物特為器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

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舜造漆器事見韓非子說苑王明清揮塵錄太學生劉希範上書曰唐太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離其組諫者數十不止褚遂良謂諫者救其原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矣當今庶政之行雖曰盡善事之若漆器雖組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深得防微杜漸之意

男忠錫孫

孝瀚 校字

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亡失
 嘉禮得七篇 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許經禮謂周禮也周禮
 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
 事儀三千 儀禮疏一儀禮一部之大名亦名曲禮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
 二名也 宋書禮志一太興初議置周官禮記鄭氏博士太常荀崧上書曰
 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証據宜置鄭儀禮博士 月令孟
 春其祀戶祭先脾註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
 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
 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
 略于祭宗廟之儀又孟夏其祀竈祭先肺註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
 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
 心肝各一祭體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
 孟秋其祀門祭先肝註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
 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孟冬其祀行祭先腎註祀
 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轅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
 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云皆中雷禮文又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
 心註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雷云祀中
 雷之禮設主于廡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
 之禮祀中雷以下亦當是中雷禮文疏不註者以本祀中雷不言可知也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禮經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禮儀鄭元等皆
 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今儀禮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
 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

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行事
 小史讀之以喻眾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
 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
 分職之書而非專為禮設也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
 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
 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
 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
 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夫率日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
 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
 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
 宗廟宮室衣冠車旂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
 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梁書儒林崔靈恩傳靈恩清河武城
 人也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書錄解題作三十卷
 蓋是書宋末猶存也 晉書荀崧傳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太尉或之元孫也
 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 元吳氏澄纂儀禮逸經
 八篇一投壺禮二奔喪禮三公冠禮四諸侯遷廟禮五諸侯饋廟禮六中雷
 禮七禘于太廟禮八王居明堂禮自識云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
 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又纂儀禮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
 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事義 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
 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周官不稱禮明是設官分職之書安得
 謂之經禮師古注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據此則儀禮之
 為經禮明矣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
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為
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怪孫子也

全云無所用者以其委曲細瑣諸節目耳非謂冠昏喪祭大綱也○元圻案
韓文公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
由考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
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
是撥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
其間嗚呼盛哉觀此則於今無所用之言蓋文公之微辭耳鄭漁仲曰安得
善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 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古者
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
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
畢應之者感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
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全云張忠甫淳
永嘉諸儒之一
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

之此張忠甫儀
禮識誤序文 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

無傳焉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為宣帝時河
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案經典釋文叙錄曰古禮經五

十六篇蒼后蒼傳十七篇所餘
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為逸禮 天子巡狩禮王氏漢藝文志攷證
二自注云內宰注 朝

貢禮聘禮
注 王居明堂禮月令禮
注 烝嘗禮射人
注 朝事儀覲禮
注 見

于三禮註學禮見于賈誼書新書保
傳篇 古大明堂之禮

見于蔡邕論中郎集明
堂月令論 雖寂寥片言斷圭碎璧猶可

寶也閻按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宏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
經籍志無其目 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 賈誼引

學禮本禮記保傳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元圻案漢
書藝文志禮家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
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
阮孝緒七錄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
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後
漢書鄭元傳凡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儀禮之名始見於
此 漢書劉歆傳移讓太常博士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
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末孔安國獻之 朱子語類魯共王

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聞焉周禮天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狶與儀禮聘禮幣制註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月令孟春迎春於東郊註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春祀高禘註帶以弓鞬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命國難註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仲夏毋休于都註毋宿于國仲秋天子乃難註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仲秋穿寶窰註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煞將至毋罹其災又水始涸註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註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聚牧牛馬季冬命樂師大吹而罷註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禮器會子曰周禮其猶醴與註仲秋乃命國醴以上鄭注所引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註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儀禮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註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指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繁纓十有二就馭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致尊尊也賈誼新書保傳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

案閻氏古文尚書疏證第二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所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鄭康成註三禮曾引之凡二十五條為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云云今將前註未及者附載於此春官司巫註中霽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秋官司士師註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亦見大司馬有司表貉誓民註儀禮少牢饋食禮註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禮記奔喪篇註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又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儀禮識誤三卷末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久無傳本故經義考以為已佚今從永樂大典綴錄成編惟缺鄉射大射二篇隋書牛宏傳修立明堂議曰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故莫得而正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蒼戴

德戴聖也

全云康成所註是戴聖○元圻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

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善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

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釋文叙錄曰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蒼授聞人通漢及梁戴德戴聖沛慶齊自注云孟卿孟喜父戴德字延君號大戴信都太守聖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滕薛

名茵為類原注茵古內反續漢輿服志茵簪珥集韻有茵無茵字隸釋

武榮碑云闕幘元圻案武榮碑君諱榮治魯詩經章君章句闕幘傳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類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類者弁此之謂也秦後稍作顏題名之曰幘幘者蹟也頭首嚴蹟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

兄弟畢袵立禮注袵同也古文袵為均疏云當讀如

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案今汲古閣註疏本脫當讀如左傳句近刻做宋本亦無此九字按後漢

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袵立阮芸臺儀禮校勘記曰說文無袵字均之為袵猶立之為

蓋袵字誤為袵釋文之忍反亦誤集證惠氏九經古義袵元即漢

之袵元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袵元淮南子云凡祝禱袵高誘曰袵純服袵黑齋衣也篆書袵與袵相似古文作均故左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袵元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元圻案均服振振漢書五行志引作袵服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

祝則禮之兼夏殷者元圻案士冠禮疏曰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

酒非周位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若不體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舊也云聖人者即周公制此儀禮用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儀禮篇首疏曰儀禮不言周者欲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醮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

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

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檀弓孔疏也朱文

公曰疑孔疏是石林閻按石林葉夢得號謂五十為大夫去某

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

五

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

元圻案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疏殷

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朱子語錄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曰伯某父仲某父五十稱伯仲除下兩字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今看儀禮賈疏卻云既冠之時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到五十始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取禮記看孔疏中正如前說疑孔疏是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石林葉氏曰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為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肝季友之類是也至於五十為大夫尊其為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為某甫者而言伯仲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為大夫也然孔子雖為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諱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為重歟案葉氏夢得有禮記解今佚此說見於宋衛湜禮記集說中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文

案此引賈論語迅疏之文

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元圻案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

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考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醴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看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宋陳善捫籥新語楚辭以吉日對辰良以蕙穀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

之名故三光靈曜

案惠氏古義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耀

亦日入三刻為昏

不盡為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

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

也以上皆齊風東賈疏文詩方未明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

全云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

原注蘇子美亦云三商而

夏練眠高春而起閣按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淵隅是謂高春高春乃戌時似誤認○元圻案士昏禮第二疏曰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

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昏於五禮屬嘉禮 蘇子美答韓持
國書曰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 夏竦
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
莊著文莊集三十六卷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 案今注疏 尚德也黨正飲酒

尚齒也公是劉氏 全云劉 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

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于賓東

尚爵也 元圻案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疏鄭引孟子天下有達尊三者

弟子記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
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
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 鄉飲酒禮
第四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
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
長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
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阮氏校勘記曰卿大夫通解要義楊氏俱作
鄉者非 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注鄉
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禮
也陸氏釋文卿去京反王氏此條可以正今本作鄉大夫飲酒之誤 歐陽

公劉集賢墓誌曰公諱倣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舉慶曆六年
進士官終集賢院學士 葉石林曰原父以博學通經自許弟貢父次其集
私諡曰公是先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

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崔駰

酒箴豐侯沈涵荷嬰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

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元圻案鄉射禮注設豐所以

疏曰燕禮君尊有豐注曰似豆卑而大彼承尊故言大此承爵不言大或小
耳 孟氏三禮圖說曰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
酒亡國載杆以為戒張鑑引鄉射設豐注云豐制蓋象豆而卑鄭注燕禮義
同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備酒禍也豈獨
於射事而以亡國之豐為戒哉恐非也 書錄解題三禮圖二十卷國子司
業太常博士河南崑崇義撰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二年奏之蓋用舊圖
六本參定故題集註 後漢書崔駰傳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博學有偉才
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呂文章顯和
帝時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 此條所引崔李箴銘見太平御覽七百
六十二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雷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

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

原注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

以下其室為夏屋○元圻案燕禮設洗篚于阼東南當東雷疏曰云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雷明亦有西雷對士大夫言東榮兩下屋也宋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雷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雷大夫以下無東雷洗當東榮耳考工記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

師古註云爾

蕭望之以禮

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

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

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

原注見五代史馬縞傳

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

原注見五代史馬縞傳

閣按已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誤余曰聞渠有嚴親在奈何喋喋與人言喪禮豫凶事非禮也余對以此條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

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
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
之案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尚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
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
宮贊擊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矣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
奏今律疏有舅報甥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元
圻案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東平人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
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為太傅以論語
禮服授皇太子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云自開元制禮大臣諱
避去國卹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
典缺焉唐書禮樂志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徒其大第五而
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
則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五代史雜傳馬縞不知其
世家唐莊宗時權判太常卿綸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
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
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
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
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同如此劉煦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
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較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
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通典禮四十九周制父在為
母周屈也大唐前上元元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為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
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為母

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垂拱初始編入格又禮五十二周制嫂叔不相為服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平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嫂叔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元行沖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服議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畧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又云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蓋議而不從也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

為三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為三十卷閩按南史王儉傳作十三〇何

本三箋本亦作十三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

撮禮論為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

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

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

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

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

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

融處會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

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元

案何承天注見四卷十七頁南史王儉傳儉字仲實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別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諸憶無遺漏者齊武帝五年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三十八諡文憲梁書儒林傳孔子祛會稽山陰人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南史儒林傳文同隋書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晉王廣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令徽作序云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唐文粹八十一杜之松答王績書曰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闡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又王績答書曰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會恭習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又於揚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會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唐書隱逸傳王績

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績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正字求為六合丞解去著書自號東臯子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邪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日知錄四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自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

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

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歷牛僧孺楊虞卿有太牢筆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何云大戴禮

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此則牛羊日歷所由名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傳記類牛羊日歷一卷唐劉軻撰牛指僧孺羊謂虞卿漢公也是不孫甚矣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虞卿傳虞卿字師皇宏農人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倖倚為奸利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漢公虞卿之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為言者所詆

高抑崇全云高憲敏公問龜山弟子於鄉飲考儀禮不詳而朱文公

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閻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案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杖期云云與修意台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濮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歐公云杖亦誤○元圻案續通鑑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司馬光議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王珪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以為王珪議是劾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朱子文集八十四有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云一昨朝廷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關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云云蓋謂此也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喪服篇冠六升注文疏日云

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今織

具曰筵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為

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原注衰三升其麤者緇布冠三升其細

者○元圻案爾雅釋詁下登成也登陞也邵氏正義曰陞當作升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

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

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間按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既退孔子問焉晏子對曰夫一

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至衛孫文子聘魯乃又一義王氏引亦非集證日左傳襄七年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正義曰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鄭元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按左傳正義已引君行一臣行二以證孫文子事○元圻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聘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之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晏子退見仲

尼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與故跪以下之朱子語類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

皮樹注云獸名張鑑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原注宅書未見

○元圻案儀禮十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註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為繁監經義考通禮一張氏鑑三禮圖唐志九卷佚舊唐書張鑑為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

可以見少牢饋食禮元圻案小雅賓之初筵篇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有燕射之禮箋將祭而射謂之大射正

義曰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大雅行葦篇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正義曰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釋賓則亦為大射禮射燕射皆無擇士之義故知此射必大射也小雅楚茨篇以妥以侑傳安安坐也侑勸也朱子集傳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

皇尸未實也 呂氏讀詩記二十二引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告飽主人不言拜侑案鄭註實猶飽也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原注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元圻案陳書宣帝紀十年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輿駕幸婁湖臨誓乙卯

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 王官伯南史作王官伯王汾原曰左傳單子為王官伯 通鑑梁紀敬帝紹泰元年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又陳紀文帝天嘉二年周王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 北史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周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子威字無畏隋尚書右僕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收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

士相見義何云劉原父補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閻按七相見義劉敞補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取之○元圻案公是集載公食大夫義士相見義二篇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元圻案上冠禮遂以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註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疏此即鄉飲酒與鄉射禮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士其實皆常有士也 書大傳略說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

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獲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後漢書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注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白虎通辟廡篇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

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

為堂故深

元圻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註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

之序為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序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疏曰云序無室可以深也者據立州序而言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者則此篇曰堂則山楹外是也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室堂相將有室必有堂言此者見庠則室堂俱有對榭則有堂無室也玉海一百六十一宮室門古者為堂自半已前虛之為堂半已後實之為室

禮記

閻按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或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為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徧問之人不

得質諸書末由蓄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賜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傳耳為之快絕附識於此○元圻案鄭畊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唐李元瓘請令貢舉人習周禮等經疏曰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或以禮記文少人皆諸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始絕殷侑請試三傳奏曰左傳卷軸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羊穀梁比周易尚書多較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若大經中經能習一傳即放冬集然明經為傳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禮記字少於左傳唐人已明言之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

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

二十卷舊史

魏徵傳

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

諫錄王方慶所集

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

義粲然

案元翟思忠魏鄭公諫續錄亦載此詔其詞同

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

卷

原注傳以卷為篇何云諫錄作二帙二十卷

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

原注集賢注記

魏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

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

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

方樸山云請列於禮則戴記廢矣此議原舛燕公駁之有見但

類禮不傳亦可惜耳魏孫炎始因舊書摛類相比有如鈔掇諸

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

然之書畱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

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閒起馬伯增革

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

案下文云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細眾說之精深經文不同

未敢刊正註理駁誤寧不芟蕪成罪上聞太宗嘉賞賚練千匹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

蕪

原註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整比為注○案魏氏采眾說之精簡二句非釋疑原文乃從新唐書元行沖傳

刪節

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

方樸山云此儀禮經傳之所以作也

此張說文

人不通經之過也

何云不妨兩行若以新廢舊惡乎可哉燕公未為非

行沖謂章句

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

案釋疑原文章句之士堅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舊貫此從新唐書本傳

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

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

原註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開按詩除韓毛外又有葉詩二十卷

宋葉遵注即行沖所云葉遵也○元圻案唐會要三十六貞觀十四年五月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于秘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載聖編之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說以類相從為五十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張說駁行用魏徵類禮表云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已向千年著為經解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先朝雖厚加賞賜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釋文叙錄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八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又禮記孫炎注二十九卷字叔然樂安人魏秘書監徵不就業遵注二十卷字長儒

燕人宋奉朝請 唐志作葉遵 唐書儒學傳下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封常山縣公又藝文志禮類司馬伯周官寧朔新書八卷又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並王懋約注 書錄解題典故類魏鄭公諫錄五卷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綝撰綝字方慶以字行所錄魏公進諫奏對之語又名魏文貞公故事又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初唐德宗時蘇冕撰四十卷武宗朝崔鉉續四十卷至是溥又採宣宗以降故事共成百卷又職官類集賢注記三卷唐集賢院學士京兆韋陟撰叙置院始末學士名氏及院中故事 朱子偶讀漫記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

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

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

於刪去何云鄭注以若夫為讀然則曲禮之所採摭非一書也按

大戴禮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之上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語精○元圻按鄭注若夫言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是謂我非夫 劉原父七經小傳案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試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謂若夫

不然則全脫一簡夫弗訊以下十五字 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禮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放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元圻案後漢書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注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 曲禮正義曰老是尊稱稱老是已自尊大非孝子與退之情子若自稱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說苑奉使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

桃不削橘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

元圻案後漢書桓榮傳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習歐陽尚書車駕幸拜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曰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且是愈見敬厚

擬人必於其倫說苑奉使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

使文侯顧指左右日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擬

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日長大孰與寡

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

則不更其造何云魏之文若是子夏西河之化歟全云子夏若用

於魏其文豈勵爾哉○元圻案鄭注曰擬猶比也倫猶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將上堂聲必

揚所以戒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今曲禮闕二句將入門

二句禮記作將孟子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亦本於

曲禮元圻案漢書劉向傳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

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

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元

案唐書孝友傳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云云貞觀中侍母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

無總于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元

案正義曰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勳為君上所賜故得有

獻 呂氏大臨禮記解曰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即采地授

張拱出曲禮注原注室中不翔注葉拱出書大傳原注子夏葉

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注兩手薄其心○元圻案今本書大傳無葉拱語

盧氏雅雨堂大傳補遺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見文選四十四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

剛臣以陳善閉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
具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
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辯之而理益明蓋因以

規諷云閣按王氏在經筵為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值人口雪帝問有何故事以唐李嶠李义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

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

末案正義曰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

公乘馬而歸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昭公

二十五年閩按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廩父曰走馬已有騎之漸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狄之遠不暇駕車余嘗

戲題其端曰當時有姜女同行豈天立厥配亦善騎馬耶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註王行於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為節趨於朝廷之

上則奏采齊詩為節行緩而趨疾故事之疾徐亦以二詩為節也魯各疾行日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何云焯謂來朝走馬或參西戎之俗○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載陸氏佃曰古稱黃帝以車戰也尤以騎戰又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則軍之有騎尚矣胡氏銓曰春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

卷射閩按今本作謝○隋志注梁有射慈射貞禮記音各一卷亡氏撰原注又音義隱七卷○元圻案唐書藝文志射慈小戴禮

記音二卷釋文序錄射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三傳禮記音一卷案齊三傳三字疑有誤萬氏集證引之作齊王傅經義考引冊府元龜

射慈字孝宗為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音一卷又禮記隱唐志二十六卷按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如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齊

人以相絞訃為掉聲腿筋之火者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俟之為移也符長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攷隋志不載惟唐志有禮

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即是書也孔氏禮疏亦引之案王氏謂禮疏所引隱義即經義考所擿數條也據王氏似以此即射氏之文竹垞以射

氏書名音義隱而孔疏及釋文所引曰隱義故疑為唐志禮記隱之說而脫去義字案隋志又有禮記音義隱七卷無名氏而王氏自注并及之則王氏亦不能必其為射氏之文也禮器疏無引隱義之文王氏偶誤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

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

蓋胡氏銓禮記傳之說見於衛湜禮記集說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

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

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

也元圻案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原注傳作屠蒯二事見之

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

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

閩按康成謂撰定論語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元圻案檀弓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今山陽有檀氏此檀乃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釋文檀弓魯人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

安仗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仗四字

或謂廬陵劉美中名才邵字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

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元圻案禮記義疏謝枋得曰

劉尚書美中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案家語及高麗本皆有此五字應從之羅大經鶴林玉露亦云爾

九嶷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嶷半在

蒼梧半在零陵元圻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望祀虞舜於九嶷注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嶷山名今在零陵

營道文類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師百日文說是也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

檀弓閩按言思為申祥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元圻案檀弓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鄭注元申曾參之子又子張病

召申祥而語之鄭注申祥子張子又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鄭注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

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

里蓋公羊家之說元圻案繁露爵國篇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

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云云春秋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若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字不若子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附錄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典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

為城也王莽曰以下十一字闕本作小註今從何本○集證大雅嵩高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千傳庸城也王制正義曰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千里故為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墉也○元圻案漢書王莽傳上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項氏家說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即墉字後人加士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枝郡為屬城也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

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閻按皇氏云近者言不滿千里遠者言不啻千里熊氏則

以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此云長短用熊氏說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隋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皆南北長東西短也○元圻案王氏此條是周官大司徒賈疏文閻氏所引皇氏熊氏說是王制正義文周官賈疏從熊說禮記孔疏陳祥道禮記講義方懋禮記解陳澧集說鄭鏗周禮解從皇說應鑄禮記纂義曰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外之消長大略可見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為尺漢專用十寸為尺

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七十二仁宗皇祐四年六月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書曰按周禮誦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

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十寸八寸之別按周禮璧
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既以為尺則
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
寸十寸尺明矣王穀暭曰蔡元定律呂新書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
丈十丈為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

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

傳恒公五年啓蟄而郊原注建寅之月正義云太初漢武帝三十七年改元太初以後

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

不改原注改啓為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獮祭魚驚蟄

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

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

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見後漢書律歷志而時訓通卦驗

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

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閻按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

月與左氏啓蟄而郊月數同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是以朱子集

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

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何云上林賦張揖注引月令云命榜人蓋周書月令之文○元

圻案通卦驗雨水凍冰釋猛風至獮祭魚鷓鴣鳴出驚蟄雷候鴈北春

分明庶風至雷雨行桃始花日月同道月令正義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

雨水為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歷改

之也案三統歷正月節立春雨水為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

中案通卦驗及今歷唯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餘皆同熊朋來

經說祝子經云驚蟄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注冒鼓以啓蟄之日曰孟春中

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太元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下

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亦一行所改也觀太元卦

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能至後人始以其書改之元吳氏萊二十四氣

論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歷立春後繼以雨水

宜也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驚蟄今

歷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王氏此條與齊東野語辨證略同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

大衍歷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

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歷乃依易

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右案見唐書歷志第十七上○原

家皆以雞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行
改從右義 集證曰元史歷志後魏李業興造正光歷北齊宋景業造天保
歷後周甄鸞造天和歷隋張賓造開皇歷張胄造大業歷唐傅仁均造戊寅歷李淳風造麟德歷凡七家漢上易卦圖說

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

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

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

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雲

太元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何

訓下有脫字 又云今歷家謂某月無中氣者國家當有凶衰之應然則時
訓未作以前將何如耶 全云中氣不至非謂歷本上無中氣也蓋失其氣
耳何說謬○元圻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
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
無中氣斗柄指兩辰之間 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
又五日魚上冰是五日為候也三候即為氣自立春之日至清明六十日凡
十二候即為節 漢上易卦氣圖說亦止於皆以時訓非此條有關文也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

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鴈北原注月
令注今

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南方來
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鴈來誤以北為來○案正義曰今月令
鴻皆為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
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為候也仲秋鴻鴈來呂氏

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時
訓

作化為蛤與淮南
同呂覽無化字小正曰九月遯鴻鴈呂氏淮南曰候

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為句原注賓爵老爵也棲
宿人堂宇之間有似

賓客故曰賓爵。○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

此呂覽高誘注文。原注正義謂節氣有早晚。○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准

月南子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即是高誘殆不可曉然隋唐

宋志皆許氏高氏二注並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注稱許慎李善文

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注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注之明

證後慎注散佚傳刻者誤以誘注題慎名也高誘後漢書無傳其淮南子注

自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建安十年乃得思先師之

訓為之註解陳振孫曰盧君者植也則誘乃漢末人後漢許慎傳稱慎少博

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則許慎在高誘之前數十年使慎先有淮南子注誘

序何云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思遂陵遲乎許慎傳祇言撰五經異義說文解

字傳於世或慎本無注而後人誤以誘注為慎注歟然呂覽之為高誘注古

無二說今呂覽注以賓字連下讀而淮南注則又曰鴈以仲秋先至者為

主後至者為賓不應互異如此殊不可解。月令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

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鶯蟄候鴈北鄉。夏小

正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

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居且長焉爾九月遘鴻鴈先言遘而後言鴻

鴈何也見遘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

記鴻鴈之遘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遘者也宋傅氏崧卿

注遘音遘案唐韻迢遘去也遘也。欽定禮記義疏鴈非中國之鳥也

月令記鴈為詳以生於陰而能從陽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重之重之故詳

之十二月鴈北鄉則七月鴈南鄉可知鄉之未啓行也正月鴻鴈歸啓行未

至北也八月鴻鴈來啓行未至南也九月則若賓之至矣九月來賓則三月

至其鄉可知而詳於南其所見也略於北其所不見也於南曰來曰來賓客

之也以鴈固非中國之鳥也爵亦號嘉賓高氏賓爵之訓不為無據而春秋

孟仲皆言鴻鴈來則詞復不若來賓之義正。楊升庵曰鴻鴈之鳥木落南

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

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

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山晉之干寶宋人述之以為的論案呂覽季秋

紀候鴈來高誘註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八月來者其父

母也其子羽翼未及之於是月來過周維也然則干寶之說本於高

誘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原注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淮

南曰魚上負冰。原注注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程易田曰淮南

屬也。鹽石新論。宋吳仁傑撰。謂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為闕然

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

災云復之日雉雊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氣

月令注

有早晚也

元圻案月令季冬正義鵲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 楊升庵曰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玉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始蟄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亦無聲涼風至而鶴鳴聞關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同備錄於此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

昷作穹天論

隋書經籍志梁天文錄三十卷祖暅撰

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

天論聳昷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間

立穹天聳為河間相然則非昷也

閩按三國志虞翻傳聳第六子昷第八子也○

元圻案月令正義曰凡說天地形狀之殊有六等一曰蓋天二曰渾天三曰宣夜四曰昕天所讀曰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

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虞喜所論 宋書天文志晉成帝咸康中虞喜造安天論喜族祖河間太守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當如雞子幕其際周按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 太平御覽二虞喜安天論曰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具存而宣夜之說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遠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觀族祖河間相立穹天論鄙意多嫌喜以為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胃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 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昷字子文翻第八子吳尚書侍中晉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 唐盧肇海潮賦序六曰穹天自注云虞聳作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山陰陸氏佃曰宿

離不貸蔡邕曰宿者日所在也離月所歷歷非一度處之詞也歷象以初為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 鄭注離讀如儷偶之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唐邱光庭兼明書非之曰不顧經文妄為穿鑿諸儒亦鮮從鄭義者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易之離卦象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今云宿離不貸宿即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何為改離作儷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為麗卦乎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

案今本作土長國語註作春土

冒概陳根可拔

耕者急發正義云汜勝之書也

正義曰農書九家百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宰氏

十七董安國十六尹都尉十四趙氏五汜勝之十八王氏六蔡葵一篇此所引先師謂汜勝之書也汜音凡成帝時為議郎教田三輔先置櫛以候土十長冒櫛則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唐中和節進農書按會要乃武

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呂溫進表云書凡十二

案呂溫集 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

八十事

閻按汜勝之漢成帝時為議郎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書元五年正月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宴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請令玉海食貨門引會要請令

上有李泌二字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節宴于曲江亭上賦詩以錫其年以中和節始命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唐書呂溫傳載代百寮進農書表云伏準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與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云云案會要於貞元五年正月書勅百寮於二月一日進農書又於六年二月書始命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似是兩事而呂溫表則似一事蓋武后所撰本業記本謂定農家諸書而成意者貞元五年所進農書是汜勝之等所作六年所

進則兆人本業記故會要書曰始命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歟然則書雖兩書而勸農之意則一也故呂溫表曰宏我政本實惟農書 呂溫河中人字和叔一字化光渭之子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為文章唐書附入渭傳有呂衡州集十卷劉禹錫為之叙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云冬為井

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元圻案太元數第十一六為水為北方為冬帝顓頊神元冥星從其位

類為介為鬼為祠為廟為井 大傳鴻範五行傳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賢設主于井索祀于坎正 呂氏春秋仲冬紀高誘注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祠之一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 欽定禮記義疏揚雄蔡邕劉安皆謂冬祀井蓋井水竈火皆功在養人而夏火冬水亦於義為合行節井也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於汲道之旁故云行歟若行道之神出祖則祭之無常時不當列於五祀中也 楊氏慎曰井即行也蓋行井問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為字有八口角井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陽為陰所化堇荼

如飴惡變而美荃蕙為茅美變而惡

元圻案禮記集說嚴陵方氏慤曰鷹好殺

而擊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鴛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鳩季春則田鼠化為鴛蓋陰為陽所化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雉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季秋則爵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 詩大雅綿荃茶如飴箋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臚臚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離騷荃蕙化而為茅注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棗一句立八

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

案此曲禮正義文○集證惠氏九經古義曰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

明棗一句按周禮大祝六號五日齋號注齋號為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稻曰嘉蔬此注所引獨無稷曰明棗一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祝嘏辭所薦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豚香合嘉蔬鹹饗豐本而不及明棗又蔡邕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棗一句○元圻案隋書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秘書少監採摭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陸氏釋文禮記音義一稷曰明棗音咨一本作明棗古本無此句 衛湜禮記集說十四引項氏安世曰古本無稷曰明棗一句或與黍同號耳

公孫宏云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

閻按宋袁燮傳入對寧宗臣昨勸陛下勤

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說苑建本篇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漢書公孫宏上書引禮記亦云好問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共智○集證曰後漢馮衍杜密傳注引禮並作好問近乎知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傳傳

大戴記篇名 謂不知

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

雨雷電之眚太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

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太史奉書以告君召

穆公所謂史獻書者也

元圻案王制鄭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胡氏銓禮記解曰諱惡謂人主所諱言而惡聞者賈山云人主惡聞其過是也故下云受諫賈誼新書傳職篇作不知日月之不時節與國之大忌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

大戴記篇名

言天地萬物之

理曾子之學傳而約者也

閻按此有謂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者然歟 全云講變禮言天地萬物

之理豈用心於外耶是告子義外之說也閻說繆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

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

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答呂伯恭書謂

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

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

有二道則有病元圻案呂成公與朱子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為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為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王穀暉曰禮運正義曰自大道之行也至是謂大同為明五帝時事自今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為明三代後英之事故朱子謂分裂太甚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嘗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近乎兼愛朱文公亦以為為然及見橫渠說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與孟子老幼及人同意不費詞而義足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商究之元圻案禮運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衛湜集說五十四金華應氏鏞曰觀其義與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人之觀也夫上天澤所以為禮而乾坤之書願以坤為首者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為始而夏時必以寅為首者有其義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者無不通且又有卑法地之意焉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焉昭公二年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注春秋適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在魯方氏憲禮記解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易固可以知禮矣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春秋者禮義之六宗也

白虎通性情篇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原注今禮運無

此五性仁義禮智信何云三代兩漢之書所以可重韓子愈原性與此

合元圻案真西山讀書記二白虎通論曰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所以扶成五性也性所以五何人本含五行氣而

困學記聞注 卷五 三六

生故內有五藏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五性之名始見於此韓子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

不立矣為天地立心仁也元圻案禮運故仁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正義王肅曰人於天地之

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真西山讀書記七程子曰心生道也乃是得天地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地之心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

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下云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夏木也中

央之弧以桑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秋木也北方之弧以

棗冬木也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

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

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

太子之禮也元圻案內則國君世子生云云故曰世子之禮新書禮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云云故曰太子之禮

上帝降衷于民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

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

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

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全云二南是道德內則是

齊禮集證朱子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

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王制內則宣王問於春子案今本大傳作子春

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

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

侍君覽 驕恣篇 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為太室羣臣莫敢

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

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即

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

原注大傳名衛呂氏春秋名居 ○元圻案家語孔子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者貴於天下也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置強不犯弱眾不犯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菟獐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 大傳略說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鄉七十者杖于朝注朝當為國見君揖杖推當為去八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揖扶也君曰趣見客毋俟朝以朝築車輪御為僕送至于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下筮巫暨御于前祝饗祝饗以食棗車輪御與就膳徹送至于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于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 新序刺奢篇亦載春居諫齊宣王為太室事與呂覽同春居作春居蓋因字相近而誤

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

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

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

故無失言失禮也 慎子語見太平御覽七十六 淮南主術訓魏文帝

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 宋紀文帝元嘉元年 裴

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

傳相之禮亦本於此 原注淮南云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耳能聽而

衣今慎子存者五篇其三十七篇亡此在亡篇○元圻案內則子能食食則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命 太平御覽八十九引魏文帝周成漢昭論云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 袁宏後漢紀安帝紀論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儀口能言而行人稱辭 四庫全書總日子部雜家類慎子一卷周慎到撰趙人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摭拾殘剩重為編次 晉書文苑傳袁宏字彥伯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

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字幾元河東聞喜人曾祖松之祖駟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畧二十卷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

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

方也九年教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

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

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元圻案內則註方名東西數日朔望與六

甲也漢書食貨志上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註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秘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衛氏集說七十二嚴陵方氏曰書即周官保氏所謂六書也計即所謂九數也慶源輔氏廣曰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計者數之總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內則古之人自其始

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

遲也故日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元圻案真西山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

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釁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

已案此劉向列女傳文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

秉明燭見伊川文集上谷郡君家傳郡君姓侯氏程子之母也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

笑不聞於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元未辯榘梨按內則注榘梨之不臧者

案榘何本三箋本作榘釋文榘音矩明王象晉羣芳譜曰榘與相同又作查本草云酢澀而多渣故謂之榘謂之未辯可

乎閻按謂鄭公不識榘乃陶宏景三箋本載何云榘是今之山查非梨之不臧者故謂其未辯耳○元圻案陸氏釋文榘側加反字亦作查

本草註陶宏景曰禮榘梨鑽之謂鑽去其核也鄭元不識以為梨之不臧者說文榘似梨而酢故康成云梨之不臧者宋景文筆記乃謂今榘與梨絕不相類恐鄭所指非今榘也何也唐宰相世系表彥遠乃宏靖之孫官祠部員外郎著法書要錄十卷末載畫譜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晁氏讀書志稱

其字曰愛賓 續世說張敷從彭城還傳亮下船與別張不起授手著船戶外傳遂不執手熟視張面云查故是梨中不臧者便去按南史張敷傳敷小名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敷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望之故傳亮云然此皆本康成之說陶宏景不知何以云然

玉藻士練帶率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縉釋文縉音律積如今

作幪頭為之也原注幪七消反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

作幪古詩陌上桑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儀禮注

如今著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元圻案後漢書

獨行傳向栩字甫與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好被髮著絳綃頭字當作幪以下皆章懷注文也○萬氏集證曰幪說文云歛髮也又通作綃釋名云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類篇云或作慘儀禮喪服注如今著慘頭也又通作峭晉書五行志大元中不復著幪頭

紫闕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元

冠紫綏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

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綏為宋王者之

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閻按

五素易一紫故蘇代書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元圻案玉藻正義鄭疑紫綏僭宋者以祭周公用八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紫綏僭宋後也衛湜禮記集說七十四引馬氏晞孟曰紅紫碧綠在所不為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為冠綏豈禮也哉鄭氏以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不可用也哀十七年左傳良夫紫衣狐裘註紫衣君服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為君服禮無闕文要此云紫衣良夫不得服之玉藻云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鄭康成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則臣不得僭故言紫衣君服也 閻氏引蘇代語見戰國策

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

若黻纁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絜

也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沙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黻纁塞聰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衰冕為然欲其專精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纁之有哉與此條所引意同而文異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

林全云劉原父作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

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

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

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

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葉棠

公是間按公是即前劉原父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葉棠止齋陳傳

皆因之元圻案劉氏春秋意林上大雩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

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

惑歟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云云葉氏春秋傳十一傳

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葉子曰周公動勞於天下故成

王賜魯以重祭使得用天子禮樂內祭則禘也外祭則郊也此記禮者之言

也夫成王賢君也立國之道孰大於禮樂周公雖有勲勞可以人臣而僭天

子之制乎聞之呂不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

陳氏春秋後傳五僖公四卜郊傳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

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

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自註記禮者以為魯禮皆成于賜之

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以大路

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

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

數於眾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周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

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

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陪臣其敢于大禮以自取戾

假如明堂位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器服官祝能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

禮久矣則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歆形鹽以之饗天子之上公安用固辭

湛露形弓甯武子何以不答且致譏焉於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

於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云魯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

以自解乎伊川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

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橫渠張子以為成王之意不敢

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馬氏通考謂此說

得之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

禮記周禮

卷五

三十一

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

為禮乎

閻按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元圻案明堂位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

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穀梁傳亦以為不宜立陸淳曰左氏云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啖子曰傳意以為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 劉原父曰邱明以武宮為武軍杜氏知其謬妄因復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二說皆非是 衛氏禮記集說卷八十新安王氏曰季氏立已毀之廟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太史公魯世家贊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

其戾也

元圻案明堂位鄭註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禮記集說第八十石林葉氏曰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

宣之弑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為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載之所以不及弑事 案明堂位果作於惠隱之際則桓宣之弑誠在後而幽公之弑已在前乃曰未嘗相弑仍失之誣王氏所以不舉桓宣之事以證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

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

僖公二十年

新作雉門及兩觀

定公二年

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闕宮春

秋不書矣

元圻案林少穎曰經書郊九或因卜不吉或因牲死傷先儒止罪其屢卜與養牲之不謹不知聖人乃惡其非禮之大未

暇及此瑣瑣也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禮始妄設周賜之說雖周郊以冬至魯郊以啓蟄天子四望魯三望似乎稍降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予謂春秋正以有故而不郊為幸無故而郊為罪也泰山不享季氏之旅曾上帝而享魯之郊乎至三卜四卜五卜不從可見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乃不郊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少儀朝廷日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日歸樂不可極也

元圻案陸農師蔡州召還上殿劄子記曰朝廷日退燕遊日歸燕遊有出而無歸則縱朝廷有進而無退則爭 衛氏禮記集說八十六陳氏祥道曰朝廷日退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之道離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為而忘本者衆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

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

也 鄭註憲法也言發計 慮當擬度於法式也 一年視離經辯志一年者學之

始辯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 鄭註離經斷句絕也辯志謂別其心意所趨向也

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辯為善不為利為己

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辯

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元圻案衛氏集說八十八慶源輔氏曰發慮憲謂所發之志慮

合乎法式朱子曰辯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

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

王無咎 字補之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

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集證

載陸務觀紹興府脩學記周盛時天子所都既並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何其盛也○元圻案書錄解題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為國子學官未及而卒 王介甫誌其墓曰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子言莫逆

列子 湯問篇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

先為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

其所難 元圻案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鄭注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

示其業則道易成也記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湛注蓋本於此 書錄解題道家類列子八卷鄭人列禦寇撰穆公時人注晉光祿勳張湛處度撰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

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
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此文子道
原篇文與

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按

文子明於人生而靜上繫以老子曰蓋古有是言而老子傳之記禮者亦傳
之非必有取於老也 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為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
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 何云張守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文子十二卷案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註
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志文子十二篇史
記貨殖傳有范蠡師計然語又因裴駙有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
語北魏李暹作文子注遂以計然文子合為一人案馬總意林列文子十二
卷註曰周平王時人師老君又列范子十三卷註曰計然者蔡邕濮上人姓
辛名文子其書皆范蠡問而計然答是截然而兩人兩書更無疑義 陳振孫
曰默希子注文子以文子為計然之字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為駁書而
亦頗有取焉默希子晁公武以為唐徐靈府自號 史記注徐廣曰計然范
蠡師名鉞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故閻氏云然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學記朱子曰古者唯習詩

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

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

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閻按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繇辭春
秋者侯國之史記白夫子贊易修春

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
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
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元圻案子思語見孔叢子雜訓篇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

發也元圻案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程子
曰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

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原注集說以肅為元魏人誤也
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

以經學名 閻按北史王肅與劉芳合傳肅嘗執芳手曰吾少來畱意三禮
在南諸儒亟其討論今聞卿釋頓祛平生之惑非不知經特不及劉石經之

精瞻耳○元圻案書錄解題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直祕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著其姓氏 集說前載所引姓氏有元魏王氏肅而不及子雍 北史列傳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少聰辯涉獵經史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自建業來奔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侯尋都督淮南諸軍事卒年三十八諡宣簡 史記樂書注引王肅樂記注六十四條通典五十五引王肅大傳註一條七十五引四條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 原注王肅曰自謙損也○案肅又曰禮自減省所以進德

修業也 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報讀為褒孫炎日報謂

禮尚往來以勸進之 王孫二說俱見史記樂書集解 石聲磬鄭注磬當

為磬樂書作石聲磬 原注口磬以立別 原注史記正義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集

證按說文減損也王肅云謙自謙損也是減與謙皆有損義周禮春官太祝職九擗八曰擗擗注云擗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報與擗通也說文磬古文磬何晏注論語磬經云此磬經者謂此磬聲也是磬與經通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隋書樂志樂記取公孫尼子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

元圻案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為凱風非矣按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矣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矣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 尸子綽子篇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文選琴賦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均無南風之時二句惟家語辨樂篇有之 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 四庫全書目錄儒家孔子家語二十一卷魏王肅註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即王肅所依託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已論之詳矣 琴操通典一百四十五引帝王世紀俱載南風之詩與家語同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

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

之調皆生於二變也 全云古旋宮法不用二變詳見梨洲黃氏律呂精義○元圻案詩名物疏琴有五絃文王

增一絃曰少宮少商 唐書楊收傳時有安浣問樂意收曰漢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

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奏此旋宮也
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有七音六律之論註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
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正義曰賈逵
註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為七器音也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
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五音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為
七音也然則樂之有七音由來久矣

三老五更按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

之舍更亦老之稱也全云月令章句以更為叟觀於田更之說則不必改字也○元圻案殷敬順列子釋文田

更作田叟西口切張湛注更當作叟橫渠張子曰更疑為叟萬氏集證引蔡
邕問答云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
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
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

如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

淳于髡等所說也元圻案王度記白虎通公羊傳疏周禮正義皆引之曲禮下正義引作大戴禮王度記雜記正義又云似淳于髡等所說其說五異案漢書藝文志王度記不著於錄而後漢輿服志上註引作逸禮王度記疑是大戴禮中之逸篇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雜記文唐扶餘璋

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

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元圻案衛氏集說一百三引馬氏晞孟曰論語謂柳下惠

少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柳下惠為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
入一等而已哉 唐書東夷傳百濟扶餘別種也武德四年王扶餘璋卒冊
其子義慈為柱國紹王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又突厥傳頡
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
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引

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

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案疏又曰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

孟子盡心章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

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

有極皆本援神契

全云行善得惡豈可云遭命以譎暴乎當有誤

壽命以保慶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

○元圻案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馮翊太守此詩在祖餞類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

師古注術亦作述 術與述

同

集證毛詩報我不述韓詩作術墨子非命篇窮人術之術與述同○元圻案祭義鄭注術當為述聲之誤也正義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

之反復不忘此孝子思念親之至也 漢書賈山傳山頽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曰至言 熊朋來經說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為述聲之誤也月令審端經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愚按遂述古字通用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咀楚文遂取吾邊城遂字書作述術字從行述字從彳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注謂以夏之孟夏

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蒯瞶得國十六年六月術

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考蓋命後即

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

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

元圻

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秘書丞高安劉恕道原撰 宋書裴松之傳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既成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

經解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

王儉七志孝經為初

全云今世著錄皆從阮氏例以時世之先後

說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而王儉七志孝經為初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教也先以詩 漢書劉歆傳歆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死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語在藝文志 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陳 雷尉氏人也年十三編通五經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所著七錄等書 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南齊書王儉傳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也祖曇首父 僧綽儉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

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集證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作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

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

容蓋銅錐伯華之行也原注大戴禮家語 閻按大戴禮記作桐提此從家語曾子曰

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大戴禮曾子行以險俱作險

僥倖案見大戴禮記 曾子本孝篇中庸之言本此元圻案阮芸臺曾子注釋曰九年傳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按困學紀聞引之作險康成中庸注險傾危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

之言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

書疏中亦不說破原注呂答未見當考禮記集說則此二句○案朱子書又曰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是說得書

義有意 周禮夏官 注堊讀如薄借綦之綦考工 注鞮讀如旗

僕之僕疏皆以為未聞閻按鄭註大射儀揖以耦口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

曰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口相人耦賈公彥疏亦屢曰以

人意相存耦 全云薄借綦當是不借綦之誤 集證表記仁者人也注人

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者何人也正義

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

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定字惠氏曰老

子道德經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又曰丹

鉛總錄周禮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履名不借漢文帝履不借

以臨朝宋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按儀禮喪服緇注今時不借也疏

云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非漢時謂之不借又按說文糸部緝字說

云緝帛蒼艾色詩曰縞衣縞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緝渠之切或从綦升

庵之說不為無據○元圻案劉熙釋名三齊人謂韋履曰屏屏皮也以皮作

之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 錢氏養新錄四說文人部偶

桐人也桐當作相中庸仁者人也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此其證也鮑彪注

戰國策全據說文為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鮑彪所見說文猶作相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全云藍田呂大臨汲公之弟橫渠弟子之說詳矣朱

文公答潘子善書謂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

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元圻案禮記集說一百二十九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是也亦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謂不臣者猶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疎矣

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蕝注蕝讀為絅或為絺元圻案今本大

傳無此文盧氏文昭書大傳續補遺云碩人詩曰衣錦尚絅見說文案今本說文州部無蕝字系部絅字注急引也亦不引詩尚絅絅部蕝象屬从榮省

聲詩曰衣錦綵衣又衣部裝綵也詩曰衣錦裝衣示反古也皆不作詩

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

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陸九淵所說專

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為彼

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全云蓋指吾鄉楊文元

及端憲弟子而某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

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卽此書觀之文

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辨哉

元圻案朱子答陸象山論無極書略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日無為之無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可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云如有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閣按今家語作右階銘其背

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閣按鏤心即服膺

竹馬為徐驂大抵如是○元圻案文苑英華七百四十五徐彥伯樞機論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得之者江海比鄰失之者肝腸楚越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唐書徐彥伯傳彥伯兗州瑕邱人名洪以字顯始武后時大獄與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為戒全唐詩話徐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鵷閣龍門為虬戶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竹馬為徐驂月兔為魄兔進士效之謂之灑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字或作建臯

服虔引以解左傳蒙臯比元圻案左傳莊公十年蒙臯比而先犯之杜註臯比虎皮正義曰傳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今事與彼同知臯比是虎皮也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鄭以為甲兵之衣曰橐橐韜也而其字或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

縑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

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

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

而莫恤其外原注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全云原注十二字乃正文集證九經古義葉公之顧命注云楚縣公

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棟案其辭有莊后大夫卿士并葉公之言也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曰公其告子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云云祭公將歿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其事亦見汲郡古文又曰此傳寫之誤非傳禮之誤二禮如明堂位文王官人皆采自周書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

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

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康

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

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見後漢書馬援傳謂之古

四十一

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見漢書本傳謂之古制可乎此文

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元圻案正義曰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

深邃故謂之深衣 方氏瑟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 衛氏集說一百四十五凍水司馬氏曰按漢書江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之袪全幅繪角割名曰交輸裁也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袪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十二幅之數亦斜割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案此說與朱子異 溫公又曰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短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似於頸下別施一衿狀所交領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爲之方二寸許綴於圍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裕之遺象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平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衿杜曰衿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視不上於衿鄭曰衿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衿疑更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就簡易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隣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

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

射之辭也元圻案 四庫全書本御車之旌作獲者之旌 宋熊氏朋來經說二狸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小戴射義所記詩曰曾

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狸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曾孫侯氏爲數句隔斷恐泰射張侯等語本以解說侯氏因亂入正文爾下文又換韻曰弓既平張四侯具良云云此亦狸首之詩也首章必有狸首二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第二章三章也狸首之詩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章而大戴尤詳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

儒服則不知何云而史記乃以商羊楷矢爲言豈不陋哉 元圻案家語好生篇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

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亦見荀子哀公篇楊倞註云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 衛氏集說一百四十七陸氏仙曰某不知儒服猶問舜冠不對也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

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何云如有所立又別一義

宏詞人誇多故誤引也 全云如有所立卓爾深寧蓋 顏子言之立

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為新 案伊川程子曰親當作新言既自明其德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也 猶金滕

之新迎當為親也 釋文新迎馬本作親迎 皆傳寫之誤 元圻案朱子大學或問曰親民

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

虞人箴 襄公四年 祈招詩 昭公十二年 讒鼎銘 昭公三年 以左氏傳楚狂

滄浪之歌以孔孟氏之書傳 元圻案東萊博議衛禮至為銘篇曰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

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

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 元圻案余兄靜軒先生曰大學

大全載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一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必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

子罕卻玉 左傳襄十五年 韓起辭環 昭公十六年 有無窮之名季氏之

璠璵 定公五年 向魍之夏璜 哀公十四年 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

以為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

政教出於大辰焉公羊傳大火 原注 伐 原注 北辰 原注 為

大辰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見漢書文帝紀○集證鄉飲酒正義曰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大辰是三大辰也 方慤禮記解從顏氏漢書注則既日設介俱以象日月又曰立三賓以象三光於義為復

春秋 宣公十五年 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

選曰儻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正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通聖人引禮別

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

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

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

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

謂元黃改色即此事也何云此條自當入攷史○元圻案後漢書文苑傳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梁

冀聞其才請與交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乃作外戚箴冀曰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不能結納賢良且救禍敗反欲鉗塞工口杜蔽主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荀子大略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此即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閻按

聘禮記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荀子所引自本此於聘義無涉集證大略篇引聘禮志楊倞注云志記也是聘禮志即聘禮記也聘義云云亦即多貨傷德幣美沒禮下義疏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

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

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然則

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元圻案鄭註駒王徐

先君偃號容居其子孫也

易乾鑿度水為信土為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

知服氏注左傳土為信朱文公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注謂信猶

五行之士服說是也全云貞固足以幹事是知中兼信睿作聖是信中兼知理足以互備○元圻案乾鑿度孔

子曰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為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事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為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舍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夫四方之義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天命之謂性正義皇氏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亦所含者眾故云土神則知岳琦九經三傳沿革例曰中庸天命之謂性注木金火水七之神水神宜曰知土神宜曰信乃誤以信為水神知為土神而疏義又從而附會之亦不敢改今按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易文言正義引乾鑿度文同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

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

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事見檀弓以是為剛毅焉得剛故

程子案程氏遺書第十七伊川謂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元折案禮記集說一百四十七呂氏大臨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有所未合也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也何謂可微

辨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怒罵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方慤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

費故職或兼掌愚嘗聞淳熙閣按孝宗在位十二年甲午改元中或言

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事

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

繼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

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

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

廩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觀之則兼職省

費豈王者之制乎元圻案唐書裴延齡傳延齡河中河東人德宗擢延齡司農少卿嘗請欽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簿經義考一

百四十一方氏禮記解通考二十卷陳振孫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解義乃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爲此解浙江通志方慤字性夫桐廬人注禮記解政和八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又一百四十二蔣氏繼周禮記大義七卷佚括蒼彙記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紹興甲戌進士歷館職二十年仕至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贈太師諡文恭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始見於此遂爲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

閒飾經文姦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

集證曰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

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起哀平問而韓嬰文帝時爲博士已有九錫之說。元圻案後漢書荀彧傳注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

建元元年賢良策問

謂殷人執五

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

敷政優優豈尙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

答吳晦叔書

以爲言周流運

用處右爲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爲陰而體之所存

也元正案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鄭注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

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

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偏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元圻案禮器君子之於禮有順而撫也正義曰撫猶拾取也謂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用梁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長編一百九十七仁宗嘉祐七年冬十月時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及三代諫官司馬光等上言大禮之所謹在于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益以大夫貴近於君云云無所嫌也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為一臣實懼焉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於師盧植鄭元之於馬融也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人有俊才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康成盧植皆其弟子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五刑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

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案新書階級篇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而

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

曰鞭恐非周公之法元圻案王氏周禮詳說曰刑不上大夫此云鞭五百王氏以為誓其大夫之屬

文子精誠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慎獨曰

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原注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並見劉子集證曰晏子外篇云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衾是又劉子所本○元圻案劉子注見卷三三十一頁朱子文集七十九漳州學高東溪祠記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畱種李為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為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書錄解題高東溪集十二卷今所存詩文僅數十頁而已厚齋所引之銘尚存集中其序曰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傲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慎獨顏間為之銘云其出戶如見賓云云請事斯語無怠厥終

大學章句咏歎淫液集證曰四字本樂記刊本誤為淫泆

大學章句咏歎淫液集證曰四字本樂記刊本誤為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

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

原注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與月

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為歲首○元圻案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鄭注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卿遂之官受此法焉 季冬之月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鄭注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理道要訣

全云杜佑作

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

澤手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以手搏食豈若用七筋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為尸敗化黷禮請釐革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

俗至周末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絕

原注

秦穆公魏顛之父陳乾昔

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

闕按立尸乃古法外裔猶存耳 何云讀

曾子問乃知君卿之論立尸誠謬朱子語類亦以君卿為非乃不引經以折之何哉○元圻案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類杜佑理道要訣十卷 書錄解題雜家類理道要訣十卷唐宰相杜佑撰凡三十三篇皆設問答之詞末二卷記古今異制蓋於通典中撮要以便人主觀覽

少儀穎警枕也

鄭注

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司馬文正

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集證

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銘曰公一室蕭然圖書盈几案竟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馬氏叢書樓校本穎元板作穎

舜葬蒼梧之野

案之闕本作山誤今從何本

薛氏

季宣

曰孟子以為卒於

鳴條呂氏春秋

孟冬紀安死篇

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

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畱之平邱今考九域志

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

閩按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集證高誘呂覽安死

篇注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元圻案畢氏沅曰墨子云舜葬南已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已案路史注云紀即冀故紀后為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聞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書錄解題地理類元豐九域志十卷知制誥丹陽王存正仲集賢校理南豐曾肇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芻等刪定總二十三路四京十府二百四十二州三十七軍四監一千一百三十五縣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案

程粹言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縣之篇皆未可據也胡氏謂游夏門人

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巷有

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

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

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

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集證曰此段約尚書大傳漢書食貨志白虎通之文

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

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

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

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閩按六當作五馭

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閩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焉皆魏華父濂州學

記之文其田以下其官以上有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服五章也二句王氏節去猶可獨原文其教則五事五典由人身而人倫最妙易作五典十義十義出禮運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也不與五典復乎惜不及其時而問之○何云焯按恐王氏所見者初本傳於今者則華父又自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祭之會讀法飲射

無非教也集證此約周官之文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灑

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

集證曰管子弟子職第五十九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

徹盥汎掞正席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饋食陳膳毋悖堂上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昏將舉火執燭隅坐敬奉枕席問所何趾

弟之率

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

餘論未泯清議

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

古道何時而復乎

絜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

何云非牽合此章所學者大學之道 全云矩固無二然平天下之大道豈可僅以學者之強恕當之尚未圓融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

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

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

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

原注此言可以厲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元

圻案晁公武曰芸閣禮記解十卷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經義考云未見 四庫全書亦未著錄蓋已佚矣衛氏禮記集說射義篇引藍田呂氏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五鄉難與言也猶與其進陽虎勸之仕則諾之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行於天下未聞拒人如是之甚也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故矍相之事疑不出於聖人聖人沒門人弟子欲阿所好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其德雖逆料聖人之意或及於是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固孔子之事也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

大戴禮記

元圻案 四庫書簡明目錄二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周盧辯注載德書為戴聖刪削之餘凡八十五篇隋志所錄已佚其四十七篇盧辯注亦僅存八卷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

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

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誼

書之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

傳元圻案宋韓元吉大戴禮記序云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不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問與經子同者尚多有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

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閻按盧辯傳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

類附錄大戴禮十三卷案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始以注歸之康成攷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困學紀聞指為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幾續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明堂篇者先儒於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以下別出為明堂篇也其文曰明堂凡九室又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朱子文集八十四書河圖洛書後曰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相反而置之於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洛書矣

易本命篇與家語

執轡

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

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

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

而大戴取以為記

元圻案易本命篇自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至篇終皆以為夫子之言家語則

作子夏問於孔子口商聞易之生人至書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皆子夏之言而多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三句又加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十四字下接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至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皆子夏述山書之言而多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聖焉三句而下又有子夏言終而退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一段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

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

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崔駰傳注引太

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

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集證

几銘文選封禪文注引作太公陰謀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

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

可脫陷文不活太平御覽六百五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

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御覽三百五十九又引金匱其冠

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

慮正無懷僥倖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

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

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以上五銘並載御覽五百九十一

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御覽百八十三戶之書曰出

畏之入懼之御覽百八十四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

思所忘御覽百八十八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御覽百八十四硯之

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御覽六百五書

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禮磴無為

汝開並載王氏踐阼篇集解選注云出六韜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

取事有常賦歛有節御覽百八十九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

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案蔡中郎集銘

論曰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楷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中凡之法孔甲有盤杆之誠殷湯有甘誓

之勒龜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誓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參

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於篇後

俾好古者有考

閣按書於篇後謂踐阼篇也王氏嘗集解踐阼篇○元圻案王氏自書集解踐阼篇後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為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於前鄭康成黃太史所書效其文之異者又采諸儒之說為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 踐阼篇載武王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咭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槃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意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錫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慎慎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庸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予之銘曰造予造予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金匱陰謀漢志不著錄隋志兵家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

此踐阼篇文

皇氏

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

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

閣按古弟子北面郭隗曰北面

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一日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 集證皇氏說見禮記學記正義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

為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

阼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

原注儀禮經傳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因湯盤銘

及武王之銘 集證曰玉海三十九紹熙五年閏十月戊子朱子侍講大學至盤銘日新因論武王有丹書一篇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上曰近有人進此書蓋黃庭堅所書也○元圻案黃山谷集題太公丹書後曰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為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鑑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晁子曰秦人之疾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 莊子內篇大宗師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朱子文集有求程可久寫踐阼篇書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

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元圻案書錄解題時令類夏小正傳四卷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崱卿

注此書本在大戴禮鄭康成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於大戴禮鈔出別行漢書藝文志孝經家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朱子語類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的或是他自作俱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書錄解題小學類小爾雅一卷漢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益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詰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時好事者抄出別行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

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

閻按慈湖楊簡號

謂堯舜禹之時

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

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元圻案此條全錄慈湖集家記中語記又云胡康侯於春

秋誤解日食殊未讀大戴記孔子斯言世罕誦習故表而出之唐書歷志第十七下一行日食議曰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存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菁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衡哉以日食非常故闕而不論黃初以來治歷者始謀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紀歷者也

說苑

建本篇

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

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

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眾登邱

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

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

小學類

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

晉元

正義引之云鼯鼠

五能不成一伎術原注晉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謂勸學篇也荀子梧鼠大

戴云鼯鼠六跪二螯大戴二螯八足元圻案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荀子勸學篇文與此同 晉九四正義曰晉如鼯鼠无所守也善假豈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阮氏倣勸記云不成一伎王按盧文弨云顏氏家訓作不成技術知王字誤也 荀子勸學云鼯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注跪足也韓子以則足為別跪螯蟻首上如鍼者許叔重說文云鼯六足二螯也謝金圃師校刊荀子案曰說文有二教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誤勸學又云鼯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注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過屋云云即晉六四正義所引之辭也 大戴禮勸學云鼯二螯八足非蛇蛆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又曰騰蛇無足而騰鼯鼠五伎而窮 晉書蔡謨傳謨字道明陳畱考城人也康帝時徵拜司徒謨初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蜺有八足加以二螯台息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蜺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疾病篇文董

仲舒之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亦疾病篇文仲舒

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元圻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

記老子之言略同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原注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

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原注三句與洛誥同 方樸山云按大戴禮是公冠非公符見儀禮士冠

禮賈釋甚明今本符字因字形相近而誤刻耳此書潛邱勸之義門校之而於此等處畧不是正何耶○元圻案大戴禮公冠篇陛下擯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遵並大道邾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兒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案此四字題上文以別於成王冠辭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孝昭冠辭曰陛下擯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

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公冠篇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注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率有司迎于東郊也 尚書大傳略說迎日之辭與公冠篇同 漢書儒林傳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以授大小戴注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

哀公問五義 案 四庫全書大戴禮校本案儀各本訛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據此義當作儀 云穆

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可

循葢古字通用楊倞云繆當為膠肫與肫同非也

集證曰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若穆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是繆繆古字通也儀禮士昏禮肫肫不升注肫全也釋文音純詩召南白茅純束箋純讀曰屯是純肫古字通也○元圻案荀子哀公篇楊倞注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肫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肫肫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肫肫然而眾人不能循其事

賈誼審取舍之旨見禮察篇 元圻案漢書賈誼傳上疏曰為人主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 原注避景帝諱也 於時雞三號以興

庶虞庶虞動 案 四庫全書大戴禮校本案各本重庶虞二字 蜚征作嗇民執功

百草咸淳 原注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全云以下六條小註俱係正文○元圻案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澤虞掌澤國之政令 後漢書馬融傳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曰諷諫其辭曰孳斂九藪之動物纒棗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圍之中注飛征飛走也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 今本作仲傀 政之教大夫官之

教士技之教庶人 原注仲傀當攷○元圻案仲傀史記殷本紀作仲傀荀子堯問作中歸石經仲傀之語作仲傀楊子注中歸與仲傀同湯左和 四庫全書校大戴記云仲傀即仲傀

小辯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 原注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移讓太常博士書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 班固典引亦曰綴學立制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 原注象者象背舌人之官也 集證曰周語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注舌人象背之官

也 呂覽為欲篇蠻夷反舌注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 ○元圻案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

原注張揖云即爾雅

也爾雅之名始見於此 ○元圻案張揖上廣雅表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焉後厚歷載五百墳典散零唯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晁氏讀書志小學類博雅十卷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

保傅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

原注鄧元事唯見於此當攷

閻按鄧元事亦見賈誼新書卷之十 何云焯謂此不必注前固云即賈誼書之四篇矣 集證曰鄧元事一見韓詩外傳七一見說苑尊賢篇外傳云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洩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洩冶而失箕子鄧元也說苑語與大戴略同

文王官人篇

閻按當作曾子立事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原注此言可以傲學者 閻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

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

集證曰正月啓蟄魚陟負水農率均田二

月丁亥萬舞入學二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四月王蒞莠五月啓灌藍麥六月鷹始擊九月丹鳥羞白鳥今按月令孟冬

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

原注

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 集證曰四月王蒞莠 ○案原注九字何校本亦作正文今從閣本朱子發曰夏小正

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

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豈時訓因小正

而加詳歟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附錄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倣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為一篇而附以注釋 朱子發漢上易書李滌卦氣圖後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章取以為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狩承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於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畧雖異其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

見公故曰三朝此師古注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

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集證曰漢志考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

為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史記兩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張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元圻案王氏著漢藝文志考

樂元圻案經義考一百六十七樂經隋志四卷佚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

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胥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舜鏞鼓舞之節不可以為經樂之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即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即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緯動聲儀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集證

曰引見文選魏都賦注春官大司樂疏○案文選傳毅舞賦亦引之漢志白虎通禮樂云六莖

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莖大戴禮帝繫篇昌意

產高陽是為帝顓頊嚳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以六莖為帝嚳樂准

南子原道注以六莖為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

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異元圻案通鑑外紀一孝經鉤命決云伏犧樂曰立基神農曰下謀祝融曰

屬續帝系譜云伏犧樂曰扶來神農曰扶持帝王世紀云少皞樂曰九淵樂緯云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曰六英漢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皆緯書帝系諸譜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差異非本稱也 宋均釋言云六英者能為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莖者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

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

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

為文其變宮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

倍應聲同終歸一律案唐書藝文志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玉海一百五引中興書目新纂樂書唐協

律即徐景安撰一名歷代樂儀共三十篇自一至十述聲律器譜自十一至三十述祀樂之儀樂章文譜其二十篇之目也其詞曰樂章者聲詩也章明其情而詩言其志文譜樂句也文以形聲而句以局言 唐書禮樂志祖孝孫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一變因變徵為正徵

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絲濁至清為一均唐陳晉之會要周禮旋宮之義絕亡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全云陳賜

於鍾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

言非古制也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樂書二百卷宋陳賜撰

宋史本傳此書引據浩博辨論精審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為紕繆自古論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為尊卑立說本屬附會賜則曰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既謂黃鍾至夾鍾為清又謂夷則至應鍾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南無無應為次而闕角聲必須黃鍾清為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為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黃清為羽太清為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以聲而言則為黃大大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鍾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賜引李照十二鍾之說殊為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指搦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為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尚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音國語

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為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饗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虛其一猶大衛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絃度之不同半太蕪與正黃鍾應半夾鍾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為賜所不知也

朱文公答廖子晦書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蕪夾鍾四律

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

周語王將鑄無射篇注黃鍾為宮太蕪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蕪賓為變徵後漢志乃十二

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

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為七

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

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原注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

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案通典樂三鳥氏為鍾以律計自倍半者准半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律制為十二子聲比正聲為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 歐陽公五代史周臣傳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世宗顯德二年遷樞密使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 玉海一百五會要顯德六年正月王朴上疏曰梁唐晉漢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其餘八十三調於是泯絕宜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遂作律准十三絃用七聲為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准並上進 原注正聲云云乃朱子答張仁叔語見文集五十八

仁宗實錄叙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

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二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於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

書錄解題起居注類仁宗實錄二百卷學士華陽王珪馬房庶言玉范鎮景仁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撰宰臣韓琦提舉

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

胡瑗李照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
宋史藝文志范鎮新定樂法一卷又房庶補亡樂書總要三卷 書錄解題音樂類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樂府奏議一卷殿中丞致仕胡瑗翼之撰景祐廣樂記八十卷翰林院侍講學士馮元等撰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鍾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攷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李照共領其事照言朴律太高比之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定大樂制管鑄鍾并引蕭冠卿為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為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宋阮逸胡瑗奉勅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較定鍾律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公傳家集與范之說范鎮則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相一 司馬溫公傳家集與范景仁第四書曰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為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

然後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為治也又附載景仁答書曰蔡季通以律生度量衡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之誤也

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

度若以累黍為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為律

吹之而得其聲原注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為尺量然實錄不宜避私諱○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樂類律呂新書二

卷末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慶元中坐黨禁流道州卒事迹具宋史道學傳朱子序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

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

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

本於此繼序按錢樂之三百六十律何承天劉焯已譏之而萬寶常為

又得二百一十六為之用仍錢樂之法也杜佑十二變律蔡季通六變律亦皆從京房六十律得來○元圻案後漢書律歷志上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韋元成試問房於樂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

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它儀作易紀陰陽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商姑洗角林鍾南呂羽應鍾變宮蕤賓變祉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祉之類從焉隋書音樂志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為三百律終於安運長四寸四分有奇總合舊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為終不生

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

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

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經集證案三禮圖引樂經與磬氏疏樂云語同書

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鷓鷯相從漢元始平帝四

年立樂經見王莽傳上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間按王充論衡陽成子長作樂經全云樂經王莽所立作尚書大傳者豈及見之其即河間獻王所輯之雅樂伏生為博士時嘗見而引之耳河間之

樂存肄樂官而不御成帝時王禹宋曩等世傳其學能說其義則必有其書矣王莽時乃遂輯以爲經集證按論衡超奇篇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元經對作篇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元子張卽子長也○元圻案大傳皆繇謨傳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入風回回鳳凰階階後漢律歷志上注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樂官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月門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其治四庫全書樂類總說曰沈約云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生尚書大傳引辟離舟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爲聖人手定也又注曰隋志樂經四卷蓋元始四年王莽所立賈公彥考工記磬氏疏所稱樂曰當卽莽書非古樂經也

晉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

原注樂論云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元圻案晉書戴邈傳邈字

望之少好樂尤精漢史永嘉中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云云又阮籍傳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樂論本傳不載見白帖樂類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引樂論曰江淮以南其民好教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氣發於中聲傳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也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

以安元圻案通典一百四十二周享神諸樂多以夏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今國家多以和爲名周禮春

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至皇帝詣東壁奏登哥初獻凱谷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詔可也衆官出入奏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皇帝出入奏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皇太子出入奏允雅取君子萬年永錫爾允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三公宏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牲出入奏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奏衿雅取左氏傳牲衿肥腍也降神及迎送奏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奏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禮祀

吳天上帝也其辭並沈約所製又音樂志中周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鷺夏五等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族人奏族夏食舉奏深夏又音樂志下開皇中牛宏等議周禮王出奏王夏尸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立名皇帝入出皆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誠夏宴饗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仁壽元年奇章公宏等創製雅樂歌辭其祀圓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既獻作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坵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唐書禮樂志十一開元定禮始復遵用祖孝孫十二和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二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人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又以徹豆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為行節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通典樂二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祓和王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豐和享先農則奏宣和孔宣父齊太公廟奏之玉海一百五會要建隆元年寶嚴上言改樂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垂出入為良安正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

禧安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藉田先農用靜安

傅元琴賦

案據玉海一百十賦字下當有序字疑刊本脫去

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

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焦

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

宋書樂志一八音五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事出傅元琴賦世

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事出傅元琴賦世

今按蔡邕

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

何

此唐人改琴賦以就傅非宋志誤○元圻案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武帝為晉王以元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鶉觚子卒諡曰剛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吳人有燒桐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章懷注傅元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鐘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文選張載擬四愁詩李善注引傅元琴賦序與蔡邕傳注同又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殊聲焉又初學記樂部琴類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鳴廉脩况籃脅號鍾自鳴空中繞梁綠綺注司馬相如琴焦尾注

蔡邕琴是焦尾之屬伯喈顯有明證王氏引章懷注以證宋志之誤而義門謂唐人改琴賦以就傅似誤會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

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元琴賦曰馬融覃

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全云通考有廣陵止息譜○案李善注廣陵等曲今並存未詳所起又曰引應

及傅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韓臯謂嵇康為是曲當晉魏之

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

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

夜始撰也原注魏揚州刺史治壽春亦非廣陵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

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

之說非矣元圻案韓臯廣陵散解云妙哉嵇生之為此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

又晉乘金運商金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知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王凌謀立荆王彪母邱儉文

欽諸葛誕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叔

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

曲為廣陵散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

音者且避魏晉之禍所以託之鬼神也顧况王氏廣陵散記云眾樂琴之

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

天降如有宗師存焉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間寂寥五六百年云云夢溪筆

談音樂一亦引韓臯之說而辨之曰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宋何

遠春渚紀聞入韓臯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

隋唐乃屬揚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

此聲按夔在漢為雅樂郎魏武平荆州得夔甚喜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

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魏氏春秋止

云康臨刑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惟嵇康別傳稱康臨終之言

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韓臯遂曲為

之解魏氏春秋別傳之說俱見三國志二十一王粲傳注韓臯字仲聞

太傅滉子穆宗以舊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唐書本傳稱其生知音律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

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

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集證按世說文學門注東方朔傳曰孝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

三夜不止詔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後五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又云魏時殿前鐘忽鳴張華曰蜀銅山崩此說與東方朔樊英事相類而人各不同 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樂纂昔晉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若以鑪之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 此事亦見劉敬叔異苑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

歆說樂此記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 原注隋牛宏引劉歆鐘律

書出風俗通○元圻案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鵠鴈人也開皇九年詔改定雅樂宏上議曰劉歆鐘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宏所引劉歆語與風俗通聲音篇同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 何云詳見春秋正義 唐顯慶 高宗七年丙辰改元 之格

至本朝猶存物之壽亦有數邪 集證昭二十一年左傳正義景王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

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

珍是淫器無射在懸是也開皇九年平陳又徙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敕毀之○元圻案沈括夢溪筆談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

鏗鏘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

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

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元圻案史記儒林列傳禮自孔子時其經不具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

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 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公是先生弟子記劉子謂楊翼曰鼓舞鏗鏘吾不知其異於樂也然而不知其義者是制氏之樂也折還進退吾不知其異於禮也然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禮也 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又按幸傳李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甚貴幸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

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
二篇文心雕龍章句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

也原注竹彈歌見吳越春秋○元圻案魏志夏侯元傳元字太初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辯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唐文粹元結補樂歌十篇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若分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若分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隋書經籍志雜史類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晁撰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陳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禽之謂也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壞陵二操

元圻案初學記樂部琴類琴操曰古琴曲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所作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而作此曲二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傷不逢時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拘羑里作此曲六

曰岐山操周人為文王所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朝飛操牧犢子所作七十無妻見雉朝飛感而作此曲九曰別鵲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嫁之其妻聞之半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曲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壞陵操並伯牙所作○集證按通志樂略十二操韓愈取十操以為文王周公孔子曾子伯奇牧犢子所作則聖賢之事也故取之水僊壞陵二操皆伯牙作則工伎之為也故削之

范蜀公議樂曰柷一桴二米今柷黍皆一米楊次公

全云楊傑非之曰爾雅柷黑黍柷一桴二米案此釋草文其種異

以為必得柷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

原注鬼子止曰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元圻案玉海一百五皇祐四年范鎮上書曰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而聲音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有形者柷黍也律也尺也龠蕭斛算數權衡鐘磬也十者必相合然後為得今皆相反許慎云柷一桴二米今柷黍一米俟真黍至然後為樂又楊傑言鎮有元祐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竊緣其樂先經仁宗制作後經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久矣不可用鎮一家之說而遽改遂撰成元祐樂議七篇其第二篇議柷一桴二米今柷無為軍人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歷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

藝無爲集 原註引晁子止語見讀書志房庶補亡樂書下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昺太樂令壁記

元圻案唐書劉子元傳子昺爲太樂令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元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文獻通考經籍考十三太樂令壁記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劉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台三篇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

八樂器之名

原注見撫言逸史

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

日尺八

元圻案唐書呂才傳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舉善音者溫彥博白

才天悟絕人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云云即召才直宏文館參論樂事○集證容齋四筆十五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日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測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撫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回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元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口可以同將就墳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

復有呂才傳云云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文子

精誠篇

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卽知其俗見其

俗卽知其化與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爲大呂卽樂毅書所云大呂

陳於元英者

集證按晏子春秋諫下篇齊桓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云云泰呂卽呂氏春秋所謂大呂也○元

圻案呂覽仲夏紀侈樂篇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月也畢氏沅曰此注非也貴直論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注云齊之鍾律也案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史記樂毅傳樂毅報燕惠王書曰齊器設於亭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藪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

以爲有貪狼之志

何云事見韓詩外傳

客有彈琴見螳螂方向

鳴蟬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爲有殺心二事

相類

元圻案韓詩外傳七孔子鼓瑟曾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始有貪狼之志邪辟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曾子

之言告子曰參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淫其音參以某為貪狼邪辟不亦宜乎藝文類聚琴類華嶠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畱鄰人有以酒召邕者比往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為鄉邦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

見太平御覽三

百四 十二 豈韓有兩聶政與

閻按琴操多不足辯○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樂類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聶政其一見戰國策史記刺客傳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

凡用之與鄭衛無異

案此范蜀公樂議論鐘之文 玉海一百五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劉几乘驛赴詳定

禮文所議樂六月同判太常王存乞召范鎮與几參考得失從之二十一日命知禮院楊傑同議大樂從劉几請也

今考皇祐

二年王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唐制以

十六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

錢氏

大所曰宋人避諱改宮縣為宮架其云鐘垂十六亦改縣為鐘也 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

夾鍾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箏篪笙五器

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

原注劉几用四清聲未可以為

非 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劉几言樂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此為正論○元圻案歐陽公誌王堯臣墓曰公諱堯臣字伯庸應天虞城人也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嘉祐元年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諡曰文安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

案西山自注云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

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

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

所述也閣按此又以樂記子夏作全云致至於禮夫子欲為

一書而不果成夏杞殷宋之嘆是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

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臯應也尊用

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

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

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

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原注說見前閣按小戴禮

入遂紛紛至今○元折案明堂位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正義曰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禮記集說嚴陵方氏曰夷樂有東南而無西北亦隆殺之義也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正義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禮記集說清江劉氏曰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巽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又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獻殷以楛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棗殷以楛周以房俎又曰是以魯君孟春乘大駘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之載旂者大司馬天子載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此亦隆殺之微意也又經曰牲用白牡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用白牡者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周公之勳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乃其意

也 欽定禮記義疏曰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篇取逸周書略加刪改以為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殺用天子禮樂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殊不知周公輔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此必周未魯陋儒為之或以為馬融所增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言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收入者

鄉飲酒升歌三終

原注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

笙入三終

原注南陔 白華華黍

閒歌三

終

原注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合樂三終

原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

閩按周禮磬師謂之燕樂

亦曰房中之樂

大射歌鹿鳴三終

原注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

管新宮三終

原注其篇亡

笙詩

無辭則管詩亦無辭

原注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有辭

男忠錫孫

孝澹 孝瀚

校字

